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飞腾小组 / 默之



## 远古的遗民

“准备好了。”

这是我戴上沉重的球形金属头盔的最后一句话。一股奇特的味道直冲我的口鼻，我知道供氧系统开始工作了。

隔着视野有限的玻璃小窗，我和梅相视一笑。她向我挑了挑大拇指，“扑通”一声跳进了冰冷的海水中。

这儿就是全世界最深的海沟，也是对于考古学者来说最危险却最具诱惑力的地方。

我无法说出这里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埋葬过历史的秘密——如果有的话，深深的海水就是它最好的幕布，它掩盖了一切。

可是这儿又似乎有什么在召唤着我。这个感觉从八年前我第一次偶尔坐船行驶在这片海域时就有了。

它就像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指引我一步步地走近它，一点点地体验它，揭开掩盖它的神秘面纱。

现在我就在这片水域上了。我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深不见底的海水中。

梅就在我前面不到十米的地方，她身上的灯在阳光无法到达的黝黑的海水里划出了一道优美的轨迹。

我就追随着这轨迹，下潜，再下潜，渐渐地，我感到了海水在身上的压力。梅慢下来了。她打着手势问我：“还继续向下吗？”

“是的。”我坚定地回答。

“你疯了吗？”她开玩笑地用手说。（这不是正规手语，是我们在长期搭档生活中自创的。）我没有理她。那心灵中的召唤又在冥冥中响起。

在海底各种奇异声响的和弦中象一到摄魂的咒语。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血液在血管中奔涌。我知道有一个传说，在暴风雨中迷途的船员，常会听到一种美妙的近乎天声的歌声，摄人心魄，他们往往会无法自拔地追随着歌声，最后……船就莫名地失踪了。

现在，我就象一个追随着神秘天声的船员，神志清醒却身不由己。

梅现在和我并肩下潜。虽然人们对海底世界的描写往往是“五光十色”、“斑斓绚烂”，但真正到了海水中，你就会知道那儿事实上是漆黑一片，只有你身上的灯射出一道冷漠惨白的光。就在这道又窄又长的灯光中，几百条小鱼倏尔出现，随即又消失在昏暗中。压力已弄得我浑身生疼。我抬起手腕想看看深度表，发现它竟然正从200米不断减少。天哪！它一定是坏了，出发前我忘了检查！

梅又在身边打手势：“再不上去会死了”

不，不会死。我知道一会儿就会好的。为什么？不，不为什么。这是一种直觉告诉我的。一种欲望，也可以说是一种渴望指引着我不顾一切地向前面没有路的黑暗中冲去。

梅叹了口气（我猜的），也只好跟在我身后。

果然，不久我就感到自己是被笼罩在一种淡蓝色的光晕里了。前面越来越明亮，仿佛自己不是向着海底，而是从海底渐渐向着海面浮起，那仿佛隔着海面看到的若即若离的“阳光”似乎就在咫尺之间。我毫不犹豫地向着这

光芒扑去，就象刚出世的小海龟执着地扑向大海。终于，身上的各种不适都消失了，我看到了前方的景物，在柔和的光线里清清楚楚、一览无余的景物！

光线是柔和的，却是明亮的，身上的探照灯早已失去了效用。我和梅都半张着嘴，目瞪口呆地望着面前那令人惊奇的景物。

一座城市！

是的，一座城市！风格有点儿象十七、八世纪欧洲古典式，高大的柱子擎承着不存在的天空，淡白的石质建筑，石料中仿佛带着天然的淡红的纹理。我无法形容那些被不知多少年的海草缠绕着的粗犷而雄伟的建筑，它们不仅是古代的建筑，它们更是艺术品！

一种多么熟悉的感觉！我猛然发觉两行热泪不住地从脸颊上滑落，弄得头盔上的小窗都模糊了。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可是我自己也不明白！

梅未发觉我的异常，但在惊喜之余她还没忘告诉我上浮的时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氧气了。本来这次就不是为了作精细考察。

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知道。我像这个城市的主人一样引着梅降到城市中心一座祭台似的圆柱形建筑顶端。在梅的万分惊异中，我摘下了头盔。这是对的！这儿没有水！一个强大的力场阻隔开了海水，而我们正确地找到了力场的入口！

“你，你怎么会知道？”摘下了头盔，梅和我对话方便多了。梅好象看着鬼一样看着我，我心头一惊，熟悉的感觉稍纵即逝，我又迷茫起来。

是呀！我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在各个建筑间散步，和谐的音符渐渐又在耳边响起。每一步，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在共振，我的心灵响起了强烈的回音，我的大脑在思考着不属于自己的问题。回家……妈妈，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我双手拥抱着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理石柱，像虔诚的信徒在吻圣人的脚，一种不属于我的记忆渐渐向我贴近，慢慢融入我的脑海。妈妈，我正在复活啦，我在觉醒啊！

一定是发生什么了，一切都乱了套。爸爸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抱我起床，他好象一夜都没有睡。我只好自己起来，到屋外的草地上采花。多么鲜艳的花儿呀！！在草间还有不知名的小动物跑着。我编了个最美的花环我要把它献给妈妈。

爸爸和妈妈在神殿的广场上和老人们开会，这时我是不能打搅的，我只能躲在大石柱后面偷听。那些大人们干吗这么严肃？他们说的都是“灾难”呀，“死亡”呀，“末日”呀一类的词儿。

灾难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我和我的父母还有我的朋友都会死吗？在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我还太小，我无法理解。

“这个办法可行吗？”一位长老问。

“可以。这次灾难只会影响地球上的生物，并不会危及这个星球。我们完全可以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地球恢复生机的时候去避难。”父亲回答。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这么危险的办法了——我们的时间传送技术尚不是很完善。”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不知道。几天，或是几个月。”父亲叹了口气，“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母亲望着父亲，坚定地握着他的手说：“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应该试一试。生命，不应该轻易地放弃……”

“但是，我们作为首领，一定要和大家同生共死。”父亲也坚定地说。

我“哇”地一声哭了。

我扑到母亲怀里，“不，我不要你们死……”

“我们会和大家在一起，”母亲抱紧我，“别哭了……。相信我们吧，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父亲喃喃地说。

就在这时，灾难发生了。大地开始晃动起来，受到干扰的力场无力阻挡那么多海水，水流从天空中倾泻而下。我们会被活活地淹死！混乱中，几位长老悲怆地喊：“发生了！”

就是现在！发生了！”

父亲的声音还是那么镇定：“让人们回到屋里！”

长老们去时间传送控制舱！”

“可是——”混乱中有人在反驳。

“可是什么！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在忙乱的人群中我只来得及向父母看了一眼，就不知被谁抱了起来。我大声呼喊着：“爸爸，妈妈，别离开我！”

父亲和母亲的身躯显得异常高大。他们并肩站在摇摇欲坠的祭台前，镇静安详。他们大声指挥着慌乱四散的人们却丝毫没有想到去躲避即将到来的灾祸。

我预感到他们将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赴这场劫难了！

我仍在哭叫着。

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泪眼朦胧中，我听见他们最后的话语：“对不起，孩子，我们不能再陪着你了，我们是首领呀！记住，以后要做个好首领……”

“然后呢？”梅小心地问。

然后？我不知道，我吓呆了。

我抬起头来，无声地哭泣却泪落满面。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它这么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难道我真的属于眼前这座废弃了上万年的城市？难道我真的属于对现代人类来说根本不存在的文明？这，怎么可能？！

问题箱潮水般涌入了我的大脑，我几乎来不及分析这才刚拥有的记忆。

是的，就算这是真的。那么我生活在史前文明中的一个约一万年前的部族中。我们当时是生活在水下的，这水下建筑了自己的城市。可是有一天，“灾难”

降临了。为了避难，这个部族运用了尚不成熟的时间传送技术。

我环顾四周。还是那座城市，一切都历历在目。我甚至一想到父母站过的那根石柱，心就会撕裂般的痛。

这么说，城市，完好地传送过来了。可是人，人都哪儿去了？父亲，母亲，长老，和族人们？地上的小花还像那天早晨一样鲜艳，可是我的亲人们，我的朋友啊，你们都在哪里？！

传送失败了？可是城市的确存在呀！还有我。为什么我还存在，而且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存在？

梅，你能告诉我吗？

梅想了好久，才慢慢走过来，轻轻为我拭去眼角的泪。“好了，李。别再难过了。

让我们回去问问物理学家吧。不过我们必须先回去，否则上边的人该认为我们出事了。”“梅，我不是做了个恶梦吧？”

“非常难以置信，但又是真实的。”她伸手抚摸着远古的石柱。

“那么，我应该留在这儿，这里是我的故土，我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我要完成父母的遗愿，我要重建它。”

“李——”梅轻轻地叫着。

“梅，请理解我，这儿是我的前生啊！”

“那么你至少应该回去和考古队告别，就算是告别今生吧！”她也哭了。

“好的。”

刚一浮上海面，我和梅又一次惊呆了。我们的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耸的钻探塔，离我们最近的只有500多米。我的头“嗡”地一下，难道时空又一次混乱了吗？我们游到最近的塔台前，问一个正要坐小船离开的人：“请问，这儿是……”

他好奇地望着我们：“你们是从哪里钻出来是，吓了我一跳。”

“我们是‘蓝色时间’考古队的，我们……”

“别开玩笑，‘蓝色时间’早解散了一百多年了，听说是失踪了两个主力队员……”

……

现在我明白了。时间畸变。这个海沟就是扭曲的时空入口。我和梅都深陷其中了。

当年我们的城市也是这样落入了扭曲的时空中。由于不成熟的装置无法保护它所传送的人，所以他们都“丢失”了，丢失到漫长的时间中去了。而我或者说是我的记忆，很可能是被偶然地抛出了那个时空，被遗落到现代，作为另一种生命而重生。

我抚摸着那根粗大的石柱。洁白的大理石上暗红的条纹仿佛凝固了的血。然而没有杀戮，没有死亡，人们就这样被遗失了，再也寻找不回。

他们是被遗失在时间中了是啊，这世间的多少事，多少美好的东西，都是这样被遗失在“时间”这个虚渺的东西中，再也找不回了。

直到现在我才深刻的理解了。

我和坐在另一根石柱下的梅相视一笑，泪，又落下来了。

我们，就是时间的遗民。

(全文完)

## 心痛

—

“你来吧，我累了。”他把手中的枪交给我，用怪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接过枪，沉甸甸的。

“等等。”他阻止我，打开笼子。“高级军官学校毕业的，枪法一定不错。”可怜的小白鼠仓惶地出笼子，好似不太相信似地迟疑了一下，接着没头

没脑地逃下桌子，向墙边跑去。我举起手，“啪”地一声，硝烟散尽，小白鼠瑟瑟发抖着伏在墙角。

一个助手跑过去，把它收回写着编号的笼子，另一个助手飞快地填写着实验记录。把枪还给德里加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地发抖。“怎么，你不舒服吗？”他似笑非笑地说。

“非要这样吗？”我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怎么？你是说……怕鼠？”他坐到椅子上。“你为它们难过吗？它们生来就是为了给人们做实验用的，这是它们的命运。”

“那也不应该戏弄它们！”我直盯着他，“再说，不要在这儿和我谈什么命！”

“你知道么，人们追求了多少年，才破译了 DNA 遗传密码的秘密，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虽然现在随便一个中学生就可以写出 DNA 序列的通项公式，但是人类是贪婪的，当他们认识了一件事物之后就想掌握它改变它。”

德里加走在前面带着我参观他引以为豪的实验室，一边讲解着。

“……直到 20 世纪末，人们才成功地将两个基因植入植物体内。这远远是不够的，人类在这点上的做法还不如小小的病毒。而我的理想就是利用基因植入技术创造新的物种！”

“新的物种？”我轻笑着，“新的物种是通过千万年的自然选择得到的，以人力……”

“那又怎样？！在这个时代，人类早已不必听从自然的差遣了！”

我感到头皮发麻。还在上学时，德里加就是这样狂傲不羁，而现在，他似乎变本加厉，成了一个科学狂人。

“看看我的成果吧。你将为自己是这个实验室的一员感到自豪。”他得意地笑着。

“不，我在逐渐感到后悔。”我轻蔑地笑了笑。“我本以为在这里能看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错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人无知的自夸。”

“哈哈，莫雨清，你还是没变。我甚至觉得这几年游击队员的生活使你更不像你自己了。”他嘲弄地说。

“是，正因为这样我才离开军队，抛弃了上尉的军衔。我不觉得做游击队员有什么不好。”

“可是，对于你是否有些屈才了？生物学博士？”

“唉！”我叹了口气，“说老实话，我只为了生物学研究才到你这儿来的，我不关心荣誉和名利。可是，德里加，你让我失望了。”

“不，不会的。”他严肃起来。“我给你看看我最新的成果。”

他带我走到屋子的一侧，打开一个笼子，里面蜷伏着一只小白鼠。他利落地拎起它，进入里屋，将它麻醉，用手术刀划开它的腹腔。

“啊！”我轻叫一声，“有三只肾脏。”

“好眼力。”他怪诡地笑着，“你的杰作。”

“那把枪？”

“是的。我思考了很久，觉得人工排列核苷酸形成 DNA 的方式虽然可以随心所欲的制造新物种，但是太费时费力了。我们只要在现有物种的基因中加入我们需要的。我选择了金微粒作载体，它们很小，穿透力强，能很快分布到较多的细胞中去，引起的排异反应也最小。”

“我想你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肾脏移植问题吧，德里加？”我歪

着头看了看他。

“当然。”他笑了，“不过快下班了，可否共进晚餐？”

“不。”我坚决地回答。

“如果是作为上级的命令呢？”

“那么，我请假。我不想硬去吃一顿不愿吃的晚饭。”

## 二

战火又烧到国境上了。我虽然正安稳地睡在这儿，但我的游击队兄弟们一定正穿梭在密林山岭中，该死的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为了满足那些当权者的欲望，但既然战火烧到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这就是游击队的由来。

“嘭！嘭！嘭！”不知是谁这么粗暴地敲门。

我打开门，一大束鲜红的玫瑰摆在门口。我一惊，说：“在这片焦土上竟能找到玫瑰？”

“当然，特别是在有女士的地方。”

“德里加，你这张嘴除了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我沉下脸。

“有。”他也沉下脸，“今天我要做人体实验。”

我又是一惊。

驱车去实验所的路上，我觉得风冷嗖嗖的。德里加居然要用人做实验！他在哪儿找到的自愿者做这种实验？

“是战俘。”

拥挤黑暗的屋子里，弥漫着一种沉重而令人窒息的空气。一个个老人，孩子，妇女失望而无助地互相依靠着，恐惧的眼神冷漠地扫过来人的身上。这比起陈尸的战场来，又是另一种恐惧。

“这是战俘？老人，妇女，孩子？”

他没有说话。

“是无辜的难民吧！”我愤怒地质问。他面无表情地翻看着名册，随手一指，说“298号。”

一声低低的惊呼从人群中发出，一个小小的女孩象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向角落躲去。

德里加回头对一个助手示意了一下，他马上绕过人群去抓她。

我突然觉得肠胃象被谁抓住了一样，恶心得厉害。我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冲出这令人沉闷的建筑，趴在墙边上干呕。

“莫雨清。”一只手搭上了我的肩头。“滚开。”我粗暴地骂了一句，甩开他的手。

他带着那种嘲弄的眼神，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仿佛应该可怜的是我。

“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他们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

“哼！”他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

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夹杂着一声无力的尖叫。两个助手“哐”地关上沉重的铁门。

我的泪水不知何时滑下脸颊。

“莫雨清，你还是没有变。”他竟咯咯地笑着，对助手说，“莫小姐大概是生病了，你们送她回家吧。”

七年前在学校时的情景一下子浮上心头。那是个宁静的夜晚，我们为了帮教授准备上课教具而解剖了一只兔子。当兔子摊在解剖台上时，我惊异的发现，它竟是一只已孕的母兔！打开的腹腔中，七只已成形的小兔整齐地睡在一起，然而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那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竟是这种心痛得直要呕吐的感觉，泪水不争气地流着。

德里加镇静地从我面前端走了解剖盘，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小声地说：“妇人之仁！”然后，兔子“哗啦”一声进了垃圾口。

我对德里加的厌恶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 三

德里加离开了好几天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助手们都放假回家，研究所里只剩下我一个。

我突然觉得这静静的大楼是那么可怕。我在各个房间里穿梭着，那些瓶瓶罐罐里似乎都装着杀人的毒药，而玻璃器皿中不知藏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在地下室，一个微弱的声音连连呼唤着：“救救我吧……”

我掏出自己的识别卡打开了大门。

墙角蜷缩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她脸色发绿，一双怪异的大眼睛痛苦悲伤的望着我，我的心收紧了那是 298 号，德里加失败的实验品。我知道她已经起了某些变化，但仍未达到德里加希望的结果。小女孩已经没有几天可活。

“我知道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我眼眶发潮，悲伤地蹲下身望着她。

“让我出去，再看一眼外面吧！”

我抱起轻得几乎什么重量的小女孩，来到外面。天空灰蒙蒙的，在水泥耸立的角落里显得毫无生气。小女孩的脸上浮现起一丝期待的微笑。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那颗小小的头颅无力地从我的肩头滑落。

眼前浮现出小白鼠和兔子的叠影，我的心碎了。

我发疯似地冲到德里加从不让人进去的办公室门口，掏出手枪打碎了门锁。我在他那些所谓的绝密文件中翻找，这个疯子，他倒底想要干什么？他研究的目的倒底是什么？！

“你找的是这些吧？”一个冷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猛然回头，德里加铁青着脸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厚厚一叠资料。“这才是有关这次实验的全部资料。”

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还是直接听我说吧！”他把资料掷在桌上，拖了把椅子，跷起二郎腿坐在门口。

“我国并不是十分富有，长期的领土扩张使我们的石油和铁都十分紧缺。为了保持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我们只能去抢。

德卡国离我们不远，而且在那片小小的国土上。竟有着无可估量的矿藏。

我们本以为夺取这样一片土地轻而易举，但我们的大部分战士都被那里险恶的沼泽和有毒的水域吞没了，剩下的也已溃不成军。

因此，我们急需一种两栖人作为新的战斗力。这就是这次实验的主旨。”



“哼，我早该想到。”我咬着牙说。

“你还想知道什么？”

“这就足够了，你这个人类的败类！”我冲向门口。

“你想去哪儿？”他伸出手，轻松地挡住我。

“我不想再在这儿被你欺骗下去，也不想再干这种血腥罪恶的勾当！”

“你以为知道了这么多还想说走就走吗？”

“你威胁我？”我眯起眼睛。

“不。”他双手插入口袋。“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我的研究所里接着干下去。

莫雨清以你和我的才能，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我们一定会飞黄腾达。”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莫名的兴奋。

“那么第二种呢？”

“你的尸体离开这个地方。”他的语气平静得像一块岩石。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挑你来和我一直起工作吗，莫雨清？不仅是因为你的才能，还因为……”

“我对这些感到耻辱。”我也变得异常平静。

“看来你做出了选择。”他平静地站起来，“我也只好这样做了。”

“那么来吧。”

两个人僵持在屋子的两端，默默地对峙着。我似乎也超然了，什么对科学的追求，什么对事业的忠诚，都见鬼去吧！我现在是为良心而战！

一道轻烟飞起，德里加跌倒在地板上。“妇人之仁”我暗暗苦笑，我想不到，他竟不愿先开枪，怜悯之情象巨锤一下子击碎了我的心。我不敢再正视德里加。

我蹒跚着走向办公桌，一把抓起那些资料，用打火机点燃了它们。这些罪恶！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

突然，强烈的痛楚骤然从背上弥漫开来，我慢慢地坐倒了。我废尽力气才勉强回过头去，我看见将死的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手中的枪仍指着我。

我想我不欠他什么了。

我想我现在正在对他笑。他是不是也想笑呢？

(完)

## 战争游戏

### 1

那是7月6日的下午6点多，太阳已经开始西斜。

我从杂乱无章的书堆中爬出，来到阳台上放松一下。从高处八楼望下去地面上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小，模模糊糊的。完了，我的近视加散光又得添几百度了。

一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鬼头鬼脑地在垃圾间爬来爬去。是耗子？我并不能看清，但凭直觉，肯定是。我不由地伸出手，冲着它“叭”地比划了一下。要知道，我几年前可是“神枪手”（当然指公园里的激光打靶）有一次我几

乎要拿到奖品的“红塔山”了，可那老头一着急就冲到靶子前，愣用肥胖的身躯将我“挡”到了自动笔一级。

正想着，有限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只瞄准镜，是的，枪的瞄准镜！圆型视野中央有个十字，还有刻度，我麻木的脑子想也没想，双手就端起了那枪，瞄准了那只耗子。嘿！

我这辈子还没打过活动的东西呢！我的视线跟着它，尽量使它处在十字的中央，什么时候开枪才对呢？它跑得时快时慢，时不时地冲到十字外面。再说子弹飞这么长的路程也要花时间呀？我的脑子里出现枪战片里杀手杀人时的情形，灵感一来，手指一扣，“叭”地一声轻响（这枪准有消音器），耗子就蹬腿了。

“不错嘛！”十字一下子消失了，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人。

我一下子醒过来，再看这个悬浮在空中的长着翅膀的怪东西，不由吃惊得向后退了一大步，嘴里叫道：“哇！外星人。”

眼睛使劲看地面，耗子的尸体还在那儿，小小的，一动不动。那确是我打死的。

“外星人？你说我？”那个怪物气咻咻地飞到我眼前，“我是外星人？嗯？”声音尖而刺耳，好象我们平常的喊叫。

我不由地多看了看它。嗯，除了身后多长了一对翅膀以外，虽然五官长得有些怪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地球人的人种，而且还是个女孩子。

我向四周望了望。不错，是我住的那个有些破旧杂乱的楼群，肮脏的小区，一切都没变。“是科幻电影？”会飞的女孩，还有枪，转瞬可以消失的枪？我怀疑那耗子即使拿去验尸也不会发现枪弹，它也和枪一样，转瞬消失了。

“你想的没错，它们都被转移走了，到了二千年以后。”

“那么你便是二千年后的人？”我笑了，同时在寻找附近有没有躲着一个穿导演服的大胡子，随时上来喊“咔”！

“不必找了，在两千年后已经没有‘电影’这个东西。”

我一下子呆住了，她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相信了？”“相信了。”我太容易被骗。

“那我们谈一谈吧，我叫0 5 7 0，嗯，不必介绍，我知道你叫孟欣。”

## 2

“随便坐，不要客气。”我一屁股坐在了那堆乱七八糟的书中。然后四处看了看，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可坐的地方了，不禁有些脸红。

0 5 7 0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和善地说：“没关系。”她坐的样子也很奇特，是古代的那种“半跪”。一条腿向前迈一步，一条腿一弯，如果再加一把剑，就活象一个兵马俑。

“这个样子反应要比你那样盘腿坐快1 . 7 8秒。”她上点也不幽默。

“还要累很多。”话一出口，我突然想，既然她可以感知我的想法，我干嘛还说话呢？

“不，不，你还是说话吧。要知道，我是专门为了和你交流才学会说话的，然而我发现，人说话的声音其实很美。”

“那么你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说话？声带没有退化？”我奇怪地问。

“我们不说话，我们用脑波交流。但我们发声，我们发声为了扰乱敌人对我们脑波的窥探。你知道，声音也是一种波。”

“噢。那么，你现在可以窥探到我的脑波，可我却窥探不到你的，这多么不公平。”

“那好，我从现在起不再探查你的脑波了。其实，整理不是刻意发送的脑波是很费劲儿的，要不是为了叫你信服，我才不费这劲儿呢。”她忽然笑了，笑得那么奇怪，就像一个刚刚学会笑的婴儿。

“那么你来到两千年前就是为了试一试蒙昧的人类是否可以理解穿越时空？”

“当然不，”她又严肃起来，“我一直在检测人们的脑波，看看人们凭‘直觉’作出判断正确的概率是多少。”

“50%嘛，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理论上是的，大概在我们那个时代也是，但在这个时代，或再以前，直觉的正确率几乎可以达到70%，唔，当然我指某些人，所以我们认为其中有一定的道理。”

我瞪大了眼睛。

“在我们那个时代，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人人都相信科学，以至不相信自己判断的。”

渐渐地，人们丢掉了直觉，变得象个机器，一切听从高科技的机器。而有些事情以我们的科学仍无法解决，所以我们要求助于这50%以外的机会。我们要利用人类的直觉。”

“但直觉不同样是你们的科学无法解决的吗？”

“在地球上还有其他生物的时候，有些动物的直觉是惊人的，小海龟在一出生就执着地向大海爬去，有的鱼类则可以到达它们从未去过的家族的繁衍地；同时一个种群的大象都会到一个地方等死，而每个个体死去时绝对不会被另外的个体看到。”

“嗯，就象候鸟可以找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家，而事实证明它们既不是靠太阳星辰指路又不是靠识记地面上的标志。”我似懂非懂。

“所以我们认为，直觉是一种类似听力、视觉的一种能力，是不过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了，也可以叫退化了吧。”

“那这么说，古人的直觉一定比我们强，还有原始人……”

“他们能理解我们吗？理解我们的时代？”她打断了我，“这个时代是我们计算后得到的最佳结合点，虽然直觉在此时也已相当退化，但有些人的直觉还是相当强的。”

“比如说，我？”我试探地问。

“是的，我注意你好几天了。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的脑波异常强大，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她看着我，“我的直觉还可以吧？在我们那个时代，我几乎称得上返祖现象了。”

我点了点头。

“怎么样，和我们合作吧。”她忽然站起来，我这才发觉她的耳朵很大，有点尖，还可以转动，未来的人耳朵为什么是那样的？

“可以等三天吗？我有一个重要的考试。”

“我们只有三分钟了。这样说吧，我不会影响你考试，完事后，我会把你送回到此时此刻，这样你在这个时间就好象没有消失过一样。想想看，也

许你的直觉被开发出来，这样通过考试岂不是小菜一碟？”

她说的使我心动了。

“噢，有人向这边走来了，我可不想在此刻被人看到。快些告诉我，答应吗？我没有再多的能量在这个时代逗留。”

我知道父母快回来了。当我看到她的全身笼罩在一种柔和的光晕中时，突然不想就这么离开她，我说：“好的，我答应。”

她伸手一拉我，另一只手按了一下腰带扣，我只觉得自己也升上天空了，然后便是一片迷蒙。

### 3

这是什么？有谁在放炮？轰隆隆的，我睁开眼，看到了长翅膀的她，0570。她的眼神怪怪的，有些悲伤，有些愧疚，还有欲言又止的迟疑。

我坐起来，然后就看到了废墟。

我如同在另一个星球上。到处是奇异的建筑，从样式到建材都看上去怪怪的，然而它们大部分是废墟，不知什么武器的弹坑东一个西一个，街道上堆满了碎弃的东西，虽然是高科技的，但同样一副破败。

没有人。天空中几架怪异的飞行器呼啸而过。

到处一片死寂和沉闷。

没有血腥，但我感到了死亡和杀戮的气息。

这就是两千年后？一个战争的时代？

我转过身去看着0570，我很想就这么质问她，她用手掩住我的嘴，小声说“能量不够了，只完成了时间上的位移，空间的没完成，我们必须穿过这条街道。”

她就那么手脚并用地在一座建筑物突出的结构下面爬起来了，爬得飞快，我知道就这么叫住她说我想回去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义的，只好跟紧了。死亡的恐惧摄住了我，我也爬得飞快，但仍跟不上她，她像只猫。

几声爆炸在身边响起，溅起的碎片在我脸上划了个口子，血滴在我面前的路面上。

0570转过身看了看我，突然说“对不起。”然后就在我脸上轻轻地……舔了一下，我吃了一惊，用手摸了摸伤口，血止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来到了一个地下入口处，0570站起来，用双眼盯着门旁的小窗，一道光线从她眼前扫过，门无声地打开了。

直到大门关紧，她才松了口气，低声说“安全了。”

灯光一下子亮起来，柔柔的，照亮了这个地方，这是个过道，又深又长，有无数个通向两边的岔口。

“现在人们都住在地下。”她小声解释。

我不语，紧紧地盯住她。我要答案！我要答案！两千年后的时代就是战争和杀戮吗？那么我呢？将成为一个利用超人的直觉来杀人的武器？

这战争谁是正义的呢？

我知道这无需答案。假如整个星球都在打仗，那么也就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了。

“我们曾经想维护和平，可是我们至少要先生存……”0570掩住了脸，嚤嚤地说。

是的，也许这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战争了，那么战争的几方都是疲惫而物资缺乏的，再往后的战争就是生存之战了，谁胜利了，谁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

天哪！我是在做梦吗？

“你把我骗来，是不是要我参战？”

她点了点头，似乎连“骗我”都不否认了，我叹了口气。

“我们去哪儿呢？”我问。她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即然都这样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反正你答应过我会送我回去。”

“我……”她急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我猛然醒悟了，我怎么还能回去？

“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恨恨地看了她一眼。她无言可辩。我快气炸了。

#### 4

通道那边飘来一个人影，慢慢地近了，我才看清那也是长着翅膀的女人，同0570很像很像，只是比她严肃许多。

两个人相视了一会儿，似乎在交流着信息。0570哭了，那个女人就打了她一个耳光。我大叫了起来。这一招很有效，新来的女人猛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又转向0570，0570轻轻地说“别费劲了，别忘了我们能读你的脑波。现在她叫我给你翻译，她是2324上尉，你现在归她管。”

“不，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是你抓来的。”我想问的还没问完。

0570轻轻地笑了，“我没有这个资格。”她转向2324，又过了一會兒，才对我说，“可以把我作为翻译调到2324那里。”

我余怒未消，怪声怪气地说：“太荣幸了。”

0570低下头，默默地带着我向通道里走，2324突然飘到我前面，看了看我脸上的伤口，又忽地飞走了。

我被带进一间封闭的小屋，一个可以住人的小空间。

我渐渐平静下来了，对0570说：“谢谢。”

0570很吃惊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说：“你知道上尉为什么打我吗？”

我摇摇头。但我无法否认那一刻我已经站到了0570那边。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

“我只是个最低等的小兵，我的任务就是去过去的时代为我们的军队补充有用的兵源。”

“有用的兵源？”

“是的，就是有超人直觉的。普通的战士我们应有尽有。我们像捏泥人一样造人。”

“无性生殖。”我轻轻地说。

“不仅这样，我们造我们需要的种类，我们组合所需的基因。”

我猛地抬头看她，她身后轻盈的翅膀。

“是的，我就是这样大批量造出来的，正如你所想的，我身体里还有猫的基因。”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上的伤口，我想起猫和狗的唾液都有止血这一特殊的功效。

“可是我们只能造出这样的战争机器，却无法造出一个能把高超的理性与直觉巧妙地融于一体的人，特别是直觉发达的人。我们的人不会使用也没有直觉这个强大的武器。

所以我们才……”

我明白，我心里想。

“我回去了三次，每次都没有带回一个人来；不是找不到合适的人，而是我不忍心。

你们的时代虽然充满了矛盾，但毕竟是个和平安定的年代，硬把那里的人带来太残忍了。

“可是我不能不完成任务，为此我已受了三次惩罚。再不带回来人的话我就要……被处死。”她咽了口唾沫。

“其实我当时在和自己赌了，”她对我说：“我对自己说，给他一支枪吧，如果他杀了那只小动物那么就带他来。他的手上已染了无辜的血。”

我苦笑了一声。

“可是我还是后悔了。当你气愤地质问我时，我后悔了。2 3 2 4发觉这一点很生气，她骂我是个笨蛋。”她咬着嘴唇。

我无言地望着她，我没有想到她也是这样的为难。

“对不起。”她凑到我耳边，“你会回去的。”

## 5

第二天很早就被0 5 7 0叫醒。“又袭击我们了，该死的。”

我什么都不晓得。0 5 7 0坐在那儿眉头紧皱，也许是与那些正在流血的战士们心灵相通。忽然，她轻声地叫：“天啊！”

“怎么了？”我急忙问，“怎么了？”

她不说话，“是不是……”我无法说下去。

“她消失了。”0 5 7 0痛苦地说。

消失了？我正奇怪为什么用这个词，外面一片嘈杂。我不由冲出去，见大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个浑身血污的翼人，正在瑟瑟发抖。2 3 2 4站在旁边，很气愤的样子。

我奇怪地看了一眼0 5 7 0，发现她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一句话也不说。

受了伤的翼人显然是想进来，然而2 3 2 4坚决地指向外面。终于，大门无声地落下。我跑过去，徒劳地在门旁摸索。

“别这样，没用的。”0 5 7 0站在我身后。

“为什么？！”我气愤地问。

“治疗比重造的费用高，所以受了伤的翼人一定要死在外面。”

我惊呆了。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消失，化为尘土……”她慢慢地说。

2 3 2 4飞过来了，0 5 7 0马上换出一副冷漠的面孔。她显然在指示什么，0 5 7 0对我说：“一会儿就要进行特训。”

我无动于衷地听着。在这里，我的生命也是这样。

“2 3 2 4上尉说，我们不会亏待你，这一场大仗胜利了，就让你回去。”

她机械地翻译。

让我回去？

“她让我告诉你不必担心，你不会象刚才的翼人那样死去。你不属于这个时代，你不会死在这儿。”

正在这时，门又开了。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我敢肯定他是和我一样的！没有翅膀，没有尖耳朵，没有其他动物基因的人！2 3 2 4 歪了歪头，马上有人过去搀扶他，送他进了一间舱房。

“他将被送回去，送回他自己的时代。在时空传递中他的伤将痊愈，因为他不可能把‘将来’的伤带回‘过去’。”0 5 7 0 翻译，“你会回去的。”

门开了，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 6

所谓的特训并不很艰苦。因为科技越发达，操纵科技的方法就越简单，我所学的就是各种武器怎么使用，飞行器怎么使用等。我发现大部分“现代人”都比我想得要笨，他们直觉都麻木了，麻木得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连理性思维都没有了。

我想对方也是这样。

在可以回去的诺言下，我突然又觉得这一切有趣起来。我，一个普通的高三学生，在高考前一天莫名地被未来的人带到未来，参与一场低智能高科技的战争。战争后，我仍将毫发无损地回到自己的年代，还得坐在考场上考试呢。

这一切是否过于象一场童话？

我知道这个时代没有童话。

我在模拟器上已经折腾了好几天，使我觉得自己是在打一个高真实度的电子游戏。

直觉，直觉是什么？恐怕就是“挖地雷”游戏中最后未翻开的两个小方块。而那里面只有一个是地雷。在无法利用周围的数字判断的情况下，是有两个可能，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可是我似乎觉得自己还是赢的时候多一点，不是吗？

在旁边的0 5 7 0 突然问：“什么是电子游戏？”

“就是……”我无法说清，在这个时代没有娱乐。“就是一种仿真的虚拟环境……”

“和这个一样的？”她指了指模拟器。

“差不多吧，0 5 7 0，你又窥探我的脑波了？”

她带着歉意看着我，没有说话。

要出发了。确切地说，是要出征了。在黑夜的掩护下，我们要端掉对方的一个地下营垒。0 5 7 0 也要和我一起去，但我们被编在不同的小队。“笑话，没有翻译我怎么接受命令？”

“没有命令。所有的作战计划都在这儿。到了战场上，一切都按照你的直觉。而且，整个纵队都按你的意图行动。”

天，我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没时间了，出发吧。”

装备齐全，我们向不同的停机坪走去，我都没有来及和0 5 7 0 说一句

话，我看到她一直望着我，似乎想告诉我什么？可是我无法知道。

7

我知道对方和我们兵力相当。在黑夜，应有一个小队在附近巡逻。

我让第五小队去解决它们，应该没问题。然后第二、第四小队从两边包抄，掩护剩下的一、三、六、七小队，几秒钟后，战火烧起来了，那应该是第五小队，敌人向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追击过去。我看见对方的大门打开，紧接着大约三个小队编队升空，与二、四小队周旋起来，不一会儿，就到了白热化阶段。

这叫引蛇出洞。现在我估计老窝里的人不会比我们多了，我让六、七小队跟在我身后，开始进攻对方老窝。

第三小队前去“敲门”，一阵炮火过后，忽地又飞出了一干人马。呸！人还挺多，第三小队下去支援了，双方就在附近开始激战。我回头看了看身后，只有我自己所在的第一小队和0570所在的第七小队。

我发了几枚炮弹将对方大本营的地上部分打得冒烟。一只飞行器斜冲过来，我来个声东击西，它就直直地坠在地上，在夜幕中爆出一团火光。我的手有点儿抖，我杀了人！

然而不容我多想，我必须得先保住自己的命。

对方可能倾巢而出了，我们的队形有点儿散。然而在我的带动下，第七小队一直被掩在第一小队的队形中。

我横下了心，就当是在玩电子游戏吧！“三十六计”中那些小儿科的计策在这里居然顶用，我们一次次打击着对方的大本营。地上部分已被炮火夷平，地下部分马上要被我们打开大门。

当然我们也损失了很多战士，我感觉得到我身后的队伍在变少，一队的几架飞行器和我并排而飞，似乎在保护着我。

0570，你还在我身后吗？

未来的战争依然惊心动魄，在黑夜中，一架又一架飞行器爆炸的火花是点燃的战士的生命。假如是电子游戏，就够精彩了。

我也会这样死去吗？

不，我冷笑。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要回去。

对方的大门终于被我们洞开，同时我的飞行器也被击伤，我迫降在对方门前，一队和七队也盘旋而下。

地下通道盘旋曲折，反正飞行器也进不去。我跳下来，手里拿着激光枪。翼人们也都下来了，在我身后一字排开。

我急切地在几乎一模一样的翼人中寻找，我看到了一双同样关切的眼睛，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0570。”我命令，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我要让她在我身边，希望她和我同样安全。

我们被夹在一队中间向地下通道中前进了。

通道内静悄悄的，我丝毫没有怀疑对方已没有几个在里面了。我们显然赢定了。一个人影在拐角处一闪而逝，只听一声枪响，我身旁一个一队的战士倒下了，我冲到她跟前，还没怎么看清，她就忽地消失了，无影无踪。我呆住了。



“我们身体中有自毁的元素，死了后就会自动分解掉。”

0 5 7 0 悲伤地解释。我看了看她，“孟欣。”她忽然抓住我“你要小心，这不是游戏，这是真的战争！”

她的声音尖而凄切，我发热的脑子一惊，是啊，这不是电子游戏，也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战争，血和死亡都是真实的，这不是个梦吧？

我还毫发未损。但假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我还会勇往直前吗？

又一束激光飞了过来，翼人们忽地散开了。0 5 7 0 振振翅，悬在了半空，然后七队的队员们也都飞起来了。她在带领队员们了。

我们向前移动。几个负隅顽抗的敌人不堪一击，我甚至没有动手，翼人们训练多时的射击还是比我强。

通道终于到了尽头，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横着的通道，两边都有铁门。该选择了。哪一个地雷？哪一个是胜利？我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一扇门后面就是对方的中枢，就是胜利的关键，问题是哪一扇门？

我让所有翼人都留在竖的通道里，独自站在横道的中间。天晓得门后是什么呢？我要减少无谓的牺牲。然后我向着左边的门举起激光枪。我迷信自己的直觉。我将火力调到最大，哪怕一下子用尽能量。我要让那门和门后面的一切一起去见鬼。

然而我有些发抖。这不是游戏，也许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我的生命就在一举了。

咳，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怎么会死在这个时代呢？

我开枪了。气浪过后，我嗅到了死亡的气味。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完全转过身去，右边的门就开了，送出了一束激光。

然而我却看见了0 5 7 0，扑过来的0 5 7 0，激光洞穿了她的身体，打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慢慢倒下。

其余翼人绕过我们冲上去奋勇拼杀了。

我低头看见了自己身上的伤口，触目惊心的，还有彻骨的疼痛。我感到死亡了。0 5 7 0的血滴在我手上，我用力呼唤她。

她还活着，眸子还很亮，好象有泪。我用手按着自己的伤口，咬着牙说：“你是不是很痛？”心里却要滴血，傻姑娘！

她微弱的声音说你抱紧我。

我费力地搂住她柔弱的身躯。她的血好热。她用手指着腰带，用尽力气断断续续的说：“……时空……转换……能量”

我看了她的能量表，能量在一点点减少，那是用于维持她的生命的。我知道我若用这些能量回去的话，她马上就会死去。

“傻瓜，快走啊！”她竟用手打我，我的伤口痛出了一身冷汗。

“你真以为你不死她们就会送你回去吗？”她大声说。

“你太傻了，没有人回去，死人……怎么能……回去呢？”她的指甲抠进我的肉，我抱紧她。

她一只手抓紧了我，一只手就按下了按钮。在那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处于柔和的光晕中了，我也感到了怀中的虚无，一下子消失了。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化为尘土……”

我迷蒙了。

“孟欣，8点了，快起床呀！”我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

“总算醒了。从昨天7点就睡，怎么也叫不醒。是不是不舒服！”

我的手仍按在那似乎血淋淋的地方，但那里现在是完好的，我又摸了摸脸颊，好好的。只有一身冷汗还在。

我匆匆洗脸下楼。那耗子还在那儿，我忍不住想过去看看它是不是枪打死的？

“孟欣快去考场！都高考了，还在垃圾堆中玩。”妈妈在楼上生气地喊。

我飞快地跑开了。那一定是一个梦。

试卷发下来了。“……这个结论正确吗？如果不正确，说明理由。”哼，这种题一定是不正确的，要不干嘛这么出。”

可是我没有直觉了。题做完，结论就是正确的。

我在胳膊上发现了几个指甲抠的伤痕，鲜红的，还有点儿疼。

我的心也痛起来。

(完)

## 超越永恒

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沈泓已经站在熠熠的床前了。我冲他点了点头，也走到熠熠床边。

熠熠躺在病床上，一如往昔的美丽。一头乌黑的长发飘散在枕边，脸庞仍红润可爱。

她长长的睫毛轻阖着眼帘，就如同只是熟睡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望了一眼沈泓。

“她……”沈泓轻声说，“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的一切生理机能都正常，就好象是睡着了，可是没有人能叫醒她。”

“叫不醒？！……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两天前。这两天，她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我叹了口气，望了望熠熠。若不是四周洁白的环境，若不是墙上的电子时钟明白地显示着现在的年代：2001年11月1日，我真以为自己到了那个美丽的童话“睡美人”的时代。

“不知能使她醒来的王子是谁？”站在一旁的沈泓突然说。我不由和他对视一笑，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居然想到一块去了。

“医生怎么说？”

“那帮庸医，还会说什么！‘病因不明，尚需留院察看’。察看察看，熠熠可是不吃不喝，哪受的了啊！”沈泓一脸激愤。呵，他还是五年前的老样子，一点也没变。

想到这里，我悲伤的心情稍微有所缓解。

可是熠熠，你知道现实的世界中还有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盼望着你醒来，盼望着听到你的笑声么？你为什么长眠不醒呢？

电子时钟还在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每跳一下，就意味着熠熠离死神又进了一步。

沈泓说的对，光靠营养液，又能维持多久呢？

我凝视着熠熠恬静的脸。我真的有些后悔了，为什么不早些说出我想说的话呢？

现在，还有机会吗？

我的眼前有些模糊。沈泓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去走走吧，咱们有多久没见了，五年？”

街对面的小酒馆使我想起了高中毕业的那个夜晚，我和沈泓毕生头一次喝酒并且喝醉了。熠熠脸色苍白地找到我们，着急地说告别晚会开始好久了你们怎么跑这儿闹来了？我说沈泓要走了来给他送别吧。

熠熠站在我们面前没说话，我这辈子头一次话这么多地说个不停。沈泓你这样的天才就应该闯一闯，以后的天下就是你这种人的。

沈泓的舌头也不太好使，他淡淡地笑着说江润你才有才华呢，考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心理系。他的眼中现出一丝遗憾，大约是为自己的不该有的失误而悲哀。

“熠熠，你坐这喝点果汁。”沈泓大声招呼招待拿杯果汁，“毕竟咱们从小玩到大，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我实在记不起后来三个人怎么到了学校操场的草坪上，谁也没去参加告别会。几个人边喝果汁边数星星，几乎无语坐到天亮。

那以后我只见过沈泓一次，那是大二时他把他的有关计算机的书全都给了我，说他不再念大学了，然后他就失踪了。

熠熠考上南方一所大学艺术系，我们并不经常联系。后来她回到这个城市，以画油画为生。我们象以前一样，是淡淡的朋友。

酒杯和瓶口碰撞的声音使我回忆中惊醒，我打量着坐在对面的沈泓。他几乎没怎么变，一副落魄的穷学生样。

“沈泓，你到底在干什么？一下子杳无音信，发给你的电子邮件都退回来了。”

“我改行了。”他盯着自己的双手看，然而并没有解释下去的意思。

我只好也沉默着。若不是熠熠的病，真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他。可是熠熠，她到底怎么了？我的思路又回到熠熠身上。我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人因为疲惫过度而连续熟睡三天不醒，可是这并没有官方记录。况且，熠熠做的工作也不会使她“疲惫过度”呀？

沈泓又给我倒了一杯酒，我没有心思喝。沈泓说：“干着急也没用，我们回去休息吧，明天再来看熠熠。”

于是我们分手了。我回到自己的寓所，沈泓则开车向着另一个方向走了。

我是一个还算成功的心理医生，所以每天预约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人不少。

为了熠熠，我修改了网络上的自动预约程序，给自己提前下班一个小时。

每天，我带一些新鲜的花朵来插熠熠床前的花瓶。熠熠仍静静地熟睡着，一如往昔地美丽。只是，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由红润转为苍白。

我心急如焚。

我并不常见沈泓，护士小姐说他有时中午来，在熠熠床前静坐。

回到家，我就打开电脑，给自己放了长假。正在这时，扬声器发出了几声蜂鸣，表示有我的电子邮件。

我打开信件，发信人处写着“SHH@T&T.org.cn”，这一定是沈泓。我

熟悉他邮件的风格，一定是利用附带的程序霸道地玩个什么花样，使不了解的人以为自己遇上了邮件炸弹。果然，我的屏幕在被以悲惨地撕裂的方式清屏后，几行巨大的文字出现了：“童话中的女孩可以沉睡千年不醒；现实中的花朵却会枯萎凋零，我们要救熠熠。”

我刚想用以往的方法回信，突然发现光标在屏幕上怪异地闪烁不停。还有什么花样吗？我试探地敲了几个字符，屏幕又清掉了，我打的字出现在屏幕上方：“当然。可是我们怎么救熠熠？”

立刻，一行字符流水般地出现在我的屏幕下方：“你是医生，你有办法吗？”

“沈泓！”我惊讶地大叫了一声，在键盘上敲击，“你在哪儿？”

“在你面前。”

我知道，他八成是在网络上跟踪了我，并且现在就坐在他的电脑前和我通话。

“你的技术没有荒废嘛！”

“谁说我荒废了技术？”

我知道现在不是和他斗嘴的时候，于是说：“你总不会用计算机技术来救熠熠吧？”

“那个自然。救熠熠的是你，你是心理医生。”

“熠熠只是熟睡不醒……”我不知如何写下去了。

“一切生理机能都正常的人会昏睡不醒？而且，也没有查出任何细菌感染……”

“你是说——”

“你不觉得熠熠其实没病吗？”

“是啊。就是睡了。”

“江润！我没开玩笑。我是指，也许是一种心理因素使她这样的。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有解决不了的烦恼，或是有什么难题，他会怎么办？”

“有些人会积极地去解决，有些人则会逃避。”

“逃避！对了。如果在现实中有障碍，有艰难险阻，有很多人会在梦中逃避现实，我就是。我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会去睡觉。如果梦中比现实中美好的多，在梦中一切难题都会得到解决，干什么还要回到烦人的现实中来呢？”

“你是说，熠熠遇到了什么困难？”

“你不觉得这也是自闭症的一种吗？熠熠是个女孩，也许她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可是她在昏睡，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其实我也想到过心理因素，但是你知道，我必须和患者交流，这是我的工作方式。”

“这我可以解决。”

还是那个小酒馆。沈泓严肃地坐在我面前，完全没有了往日颓废的表情。

“我可以让你和熠熠交流。”

我睁大眼睛瞪着他。他舔了舔嘴唇，说：“江润，你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在研究什么吗？”

顿了顿，他轻声说：“事实上我参与研究物体的远距离传输。曾经在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一按电钮，一个人或一堆土豆就被传送到了几千公里

以外，已经不仅仅是幻想了。”

“你们成功了？”

“还没有完全成功，主要是……主要是还没有用人来实验，物体传输的成功率也只有 80%。”

“这和熠熠……”

“传输的基本原理是将物体分解成粒子流，这样这些粒子流就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

如果达到了光速，就可以穿越空间以至时间。”

“你的意思是叫我……”我有些明白了。

“是。”他坚定地看着我，“理论上高速粒子流当然也可以穿越一切物质，进入人的思维。如果成功的话，你就可以进入熠熠的梦境。当然，梦境只是一个比喻。梦也是一种意识，这一点你比我知道的清楚。”

“那样，我就可以查看她的思维？难道不会发生排异？”我问。多年的心理学研究更使我倾向于哲学这类人文学科，什么粒子呀，光速呀对我来说反而陌生了。

“当一个人以粒子流的形式存在时，严格地说，他只是一团能量，并不存在实体了。

所以，不会有排异发生。而且，熠熠的思维会把这条意识流看作她自己的，你的意识就可以融入她的意识了。”

我注意到沈泓用了“实体”这个概念。

“只有这个方法，可以和昏睡不醒的熠熠交流，也只有这样，才能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要打开熠熠封闭的心灵，只有靠一位能替人排忧解难的心理学家。只是……，只是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沈泓低着头说。

“这有什么！”我抓住沈泓消瘦的肩膀，“只要能救熠熠。”

沈泓的实验室在郊外一片偏僻的树林里，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四周稀疏地种着一些白桦，枝头有鸟儿在歌唱。

“熠熠最喜欢大自然的美景。”沈泓面色阴郁地说。

我把熠熠从沈泓的车上抱下来。她静静地，呼吸沉稳地睡着，面色苍白而宁静。

由于医疗手段宣告无能为力，她已经无须住院，只在必要的时候通过静脉注射营养液。

沈泓沉重而深邃的眼神望着熠熠。“如果成功，带她出去散散心吧，江润。”

我点了点头，不知为何感觉脖子有些僵硬。

沈泓的实验室不算太大，靠门左边摆了一排大型计算机的主机，角落里则放着一部封闭的仪器，颇像切除脑瘤用的 g 射线发射器。右边则是一排写字台和一把转椅，写字台上杂乱地堆放着一些资料和一台工作站。窗口，临时放了一张床，那是给熠熠准备的。

我把熠熠放在床上，发现从窗口望出去，景色很好。

沈泓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说：“江润，你再考虑一下吧。如果失败，对熠熠来说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你……”

“就会像空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吗？”

沈泓点了点头，说：“这是最好的可能。”

“没什么，”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信任你。”

沈泓怔怔地望着我，好久，才说：“好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把人体拆散再组合起来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计算，那台大型机就是派这用场的。墙角那台家伙用来收集数据，并且加载能量使人体粒子化。粒子流的去向和收集由计算机控制的偏转磁场来控制，对于我们来说，接收处在隔壁，接收装置与这个一模一样。我只对整套设备做了一点改动，那就是将我的计算机并入了处理数据的大型机，这样，我将更有效地控制整个过程，引导你进入熠熠的思维，并给你必要的指示。”

“我……进去了以后，我们还能联系？”

“我尽力吧。毕竟那是没有人进去过的世界，你是第一个。想象一下，进入人的意识世界！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沈泓望着远方的白桦。

“那么，我怎么出来呢？”

“一次加载的能量只够使你的躯体转化成粒子流并传送一次，剩下的只能维持粒子流的完整性，你无法再次穿越熠熠的意识。所以，我将把熠熠也粒子化了，然后分别接收。”

我不再有什么问题了。剩下的，就是沈泓的技术支持和我在熠熠思维中的表现了。

沈泓自信的目光使我信心百倍，我放弃了考虑失败后的结果。进入人的意识空间，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在进入封闭的玻璃罩子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熠熠。她的头上也戴了一个连接着无数导线的头盔，挡住了她秀美的面庞。

“沈泓，”我轻声说，“如果有什么意外，替我给熠熠送一些鲜花。”

“好的。”

慢慢关闭的透明玻璃罩分开了现实世界和我，我该上路了。我看见沈泓按下了几个开关，然后坐到了他的计算机前。一阵深沉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感到一阵眩目的强光，然后我便失去了知觉。

一种感觉不断地刺激着我，我渐渐地恢复了意识。我发现自己仿佛落入了一种虚空，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摸不到。一刹那，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熠熠的意识世界了，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团加载了能量的粒子。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发现已经找到一种方式与这个世界产生共鸣。

这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要想感知它需要用“心灵”去触摸。

“心灵”

其实只是种形象的比喻，说“知觉”大概更为贴切。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无比迅捷，在一刹那间就可以完成想到的事。

我伸展自己的思维触角，轻轻地接触熠熠的思维。我感到自己仿佛接触到了一种浑浑噩噩的大流，在一个未知的空间中浑灏流转。这股浊流中似乎夹卷着什么，我发现它们只是一个个支离的碎片。也许用从前的说法，它们更象一幅幅图画，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也许是一条繁华的马路，也许是一条清亮的小溪，还可能只是一片迷蒙的雾。

突然我意识到这些是熠熠的记忆碎片，这使我有些犹豫。

我在熠熠的记忆洪流四周徘徊，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在刺激着我。这次我意识到这是沈泓。立刻，我发现了远处的一点光亮指引着他的信息来源的方向。

“江润，你好吗？”

“我不能再好了。”我的意识毫不隐瞒地飞速传送。摆脱了形体的束缚使我感到无比的自由，而不用语言的交流更加真诚和直接。我在这个未知的世界中兴奋地体验着，它的一切都使我激动。

“那你还在犹豫什么？”

“我发现自己在窥探熠熠的记忆。”

“哈哈，你们心理医生窥探别人的记忆难道还少了吗？”我感觉到了他话语中的笑意，“使病人在催眠状态下讲出自己不愿讲的东西，不是一样的事！”

我投入了熠熠的记忆洪流。我感到自己立即被包围着，卷裹着，顺流前进。我决定尽量不参与熠熠的思维和记忆，仅客观地寻找事情的起因。

不一会儿，我发现前方的一片迷蒙中似乎出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场景。周围似曾相识的景物，教学楼、操场、花园中的凉亭，使我想起这里是我的小学，我就是在这儿认识了熠熠。

天空中突兀地地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群无助的孩子站在校门口。那里面最清晰的面孔就是熠熠，焦急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个头顶书包的男孩跃跃欲试，想冲到雨中去。

“别等了，爸爸妈妈哪知道我们提前放学呢？”我猛地一惊，那个男孩是小小的沈泓。

“会淋湿的！”小女孩熠熠焦急地喊。可是沈泓只一回头，便跑入了雨中。

原来熠熠的记忆中，这么早就有了沈泓！我转过身，意外地发现我失去了和沈泓的联系。我吃了一惊，顺来路寻了回去，直到看见那点微光。

“沈泓，发生了什么？”

“熠熠的记忆错综复杂，我无法跟踪。以后就靠你了，我只有当你在熠熠思维的边缘时才能给你指示。”

我返回了刚才的场景，刚好看见熠熠和另一个男孩同撑一把伞消失在雨中。我心里一热：那个男孩是我。

一阵潮水卷走了这个场景的一切，熠熠的记忆暂时恢复了一片宁静。我继续摸索着前进。

我的思维在熠熠的思维碎片中跳跃，不一会，我发现自己又来到了熠熠的中学时代。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闷热潮湿，但熠熠却在教学楼后的小树林里写生。我再一次看到了“我”，静静地站在熠熠背后看她画画。熠熠发现了“我”，笑着问：“江润，这里的景色不错吧？”

“不错。”那个我回答，“不过，熠熠你别画了，这么热的天，这里蚊子又多。”

“没关系，”熠熠说，“我喜欢画画。”

于是，“我”不说话了，在熠熠背后站了一会，便跑开了。不久，我看到了我的记忆中不可能找到的一幕……沈泓出现在这一场景中，手中拿着两支棒冰。“熠熠，我请客。”

熠熠显然很高兴，招呼沈泓看她的画。沈泓则饶有兴味地评点着，又夸熠熠画得好。

“以后再有新作，给我看好吗？”熠熠点了点头。

我突然发现熠熠记忆中的沈泓似乎比我还要清晰。也难怪，从小到大沈泓总是很突出，又十分优秀，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天才；而我则内向沉默，

表现一般。

一阵狂风吹散了一段记忆，也吹乱了我的思绪。我隐约感到了什么。我小心地在熠熠的记忆中寻找蛛丝马迹。

转眼见熠熠的记忆又跳跃到了高中。在我的印象中，熠熠是全文科班最沉默的一个，可她沉稳内秀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记得那时我经常从文科班教室的后门走过，为了看一眼坐在后排的熠熠，可是熠熠的记忆中是什么呢？我忽然有些悲哀，深深印在熠熠记忆中的，是沈泓借给熠熠的参考书！熠熠翻动着那些书，它们显然是沈泓做过的，上面的答案不多却涂抹了很多卡通画。

熠熠喜欢沈泓！

我无法判断这是否是我的过分敏感，因为我是如此喜欢熠熠。

我翻检着那些记忆的碎片，既有沈泓送去的火红的玫瑰，也有我写信的淡蓝的信笺。

尽管时时勾起我的悲哀，但我断定它们不足以刺激熠熠。甚至，我并未发现有可疑的迹象表明熠熠需要逃避什么。难道我们的判断错了吗？

我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如果我刚才只是看到了熠熠的记忆的话，我并未接触到熠熠的意识。可以说，记忆只是储存的一堆照片，在意识不对其加以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我还需要了解熠熠的意识活动。因为熠熠的昏睡，她的潜意识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我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她的潜意识活动。

可是，她的潜意识在哪里呢？我在熠熠的记忆空间游走。我坚信记忆和潜意识是相通的。记忆影响潜意识的发展。

我盲目地寻找着，终于在迷宫似的记忆中找到了一个出口。我穿过这个出口。

出口处出乎意料地豁然开朗。那竟是一片桃花源似的美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熠熠一袭白衣飘飘，坐在明镜般的湖水旁边的画布前。天哪！她简直像个仙子！

旁边，我躺在草地上看书，沈泓则坐在一棵树上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

我简直要沉迷于这副美丽的风景画中了。可是我还是敏锐地意识到，这并不是熠熠的记忆，而是她幻想出来的。难道这就是熠熠的潜意识？

没等我反应过来，一阵混乱卷走了一切。我以为摆脱了肉体束缚的自己可以敏捷地做出反应，可是我错了。汹涌的思潮席卷并撕碎了美丽的幻景。等我反应过来，一切都消失了。

熠熠的潜意识竟这么动荡不安？

又是一片漆黑的虚空，遥远的地方有一点点亮光。

那是一堆篝火。篝火旁边，一个女孩独自坐在那里。是熠熠。

我的意识靠近她。我几乎可以看见她脸上悲伤的表情，美得让人心碎。

熠熠的双眼望着我走来的方向，却仿佛望着遥远的一片虚空。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怎样？”我幻化成自己……江润，这是我在刹那间做出的决定。我一步步走向熠熠。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就不能生活在一起呢？”泪水从熠熠眼中流出来。

“为什么要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呢？”



“我们曾经是好朋友……” 熠熠说，“可是为什么……非要……”

“好朋友不必生活在一起。”

“不，江润，你错了，不是好朋友，永远不是了……” 熠熠仿佛梦呓。

“为什么不是好朋友了？” 我警觉地循循善诱。

“为什么……？” 熠熠呆呆地喃喃低语，她的表情现出茫然不解的样子。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撞击的思维渐渐在周围形成一阵旋风，突如其来地吹熄了篝火，我被吹得头发凌乱陷入一片黑暗。

“熠熠！” 我急忙呼喊，可是哪里还有她的踪影呢？

“沈泓，尽管你总是喜欢谈论我并不感兴趣的计算机、网络、虚拟现实，可我还是喜欢听你讲话，你知道吗？” 好久的静寂以后，熠熠又出现了。

我呆立在原地。这是头一次，熠熠亲口说出她对沈泓的好感。不，也许这是熠熠潜意识中设想了无数次的话，她的性格却不允许她说出口。

“江润，你对我好我很清楚，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我好高兴……”

我的泪水从并不存在的脸颊上滑落。“熠熠，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那就是……”

“不！” 熠熠泪落如雨，“别说出来！”

“为什么？熠熠，难道你连平静地听我表白的勇气都没有吗？” 应该感谢这个机会，它使我无比勇敢。

“不！不！不！我……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人……” 熠熠痛苦地隐没在黑暗中。

我站在原地没动。我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熠熠并非只是深深地爱着才华横溢的沈泓，我曾经对她的关爱和体贴也深深打动了纤弱的她。一边是她爱的人，一边是爱她的人，难道是她怕任何一方由于自己而受到伤害的善良使她无法做出选择，以至陷入了自我逃避吗？

“熠熠，” 我抬起头，“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人为你耽心？”

没有回应，我继续说：“熠熠，你不能永远逃避，这样对我和沈泓的伤害更深。

如果你必须做出选择，那么就做吧，我们会理解你的。”

“……”

“如果必须有一个退出，我宁愿是我，也不愿你再逃避于不现实的梦中了，听见了吗？熠熠。醒来吧！” 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不！……不要！”

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被一种强大的意志力推送着，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昏暗的虚空，到达了一个从未来过的地方。

趁着四周一片静寂，我再次整理自己的思路。熠熠拒绝做出选择，即使是在我主动退出之时。不，也许我错了，她所说的“不要”并不是拒绝选择，而是拒绝我的退出。

难道她不愿结束自己的两难境地？

再往前追溯，熠熠奇怪地表达“不是朋友”，却无法说明原因，难道仅仅因为我们与熠熠的关系？

况且，仅仅因为这些就使熠熠逃避吗？

我的知觉告诉我不是的。

一片昏暗中，我感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意识中，用另一双眼睛去看，用另一个感知系统去感受，感受着另一种思维。我知道，这是熠熠。

我发现自己……应该是熠熠……走在漆黑的街道上。街角的避风处，正是无家可归者和流浪汉的大本营。“我”正在暗自庆幸这一带的治安情况还好，黑暗中闪出一个身影。“我”本能地躲进建筑的阴影处。只见黑影用什么东西堵住一个流浪汉的嘴……可能是氯仿，然后背口袋似地将流浪汉弄到车上。

那是沈泓的车！那是沈泓！？

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沈泓说过的话。……我在研究远距离传输……还没有完全成功……主要是人的实验……成功率不高……

他就是这样获得实验者的？是啊，这么危险的实验自愿者肯定不多，而流浪汉即使失踪了也没人知道。可是，这未免太过卑鄙？

沈泓，你是这种人？你竟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的人？

我能感到熠熠的震惊、恐惧，甚至还有失望。紧接着，我又用熠熠的眼睛看见了更加恶心的一幕：实验失败后的残骸。我总算懂得沈泓所说的“化做空气消失是最好的结果”的含义了。熠熠的意识中出现了斗争与犹豫，突然，什么都消失了。

难道，熠熠就是被这个发现刺激了？

我在这个空间中徘徊，突然发现它没有出口。它是封闭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如果这里并没有出口与熠熠的意识相连，就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进入意识。那么，它又怎能对熠熠造成伤害呢？

我心中一亮。难道这里就是“无意识”？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无意识”与“前意识”一样是意识的一种，后者如果足够强大就会进入意识而前者无论多么强大也不会进入意识，但后者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说法被一些心理学者认为是前后矛盾而嗤之以鼻。但它确实确实存在！

与此同时我觉得心中云消雾散，一切渐渐明了了。不错，熠熠对沈泓的发现的确对熠熠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伤害，但并未直接导致熠熠的昏睡，而是使熠熠间接地逃避了这一现实……将这段记忆封入了“无意识”，结果就是在熠熠的记忆中找不到这段记忆但它以“无意识”方式发挥的潜在作用更大。潜意识中，熠熠正在为在两人中做出取舍而苦恼，而无意识中对沈泓的恨意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冲入意识中加以决定。

潜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消耗了熠熠大量的能量，使她的机体无法正常运作。

那么，解决的方法也许很简单，那就是让熠熠的“无意识”进入意识中！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挟卷着熠熠的无意识，四处冲撞着企图冲破樊笼，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一次次的失败中我想通一个道理，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我果断地向“墙”上撞去，在挣脱中我高兴地发现，我成功了！

摆脱了拘束的无意识飞速与徘徊不定的意识合而为一，无比强大地冲击着周围的空间，一切犹豫都消失了，问题找到了答案。我想，熠熠应该醒来了。

我不知道呆在一个清醒的人的意识中是什么感觉，但我不想再介入熠熠的意识了，我顺着熠熠的意识洪流找到了沈泓。

当面对沈泓时我不知说什么好，他知道熠熠的昏睡大部分缘于他吗？

“怎么样？”沈泓的意识冷得象冰，我真怀疑他是否期待结果。

“我做到了，熠熠马上会醒来。”

“你做到了！你知道原因……”

“是的，我知道。”尽管沈泓所作所为同样令我不齿，但毕竟，他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我还可以平静地面对他。

“你以为我会让你出来吗？”

“什么？”

“江润，看在多年老同学的份上，我让你死个明白吧。其实这是个圈套，而你是我的猎物。”

“为什么！”我愠怒了。

“那还不简单吗？我爱熠熠，可她爱你。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我有些吃惊了，沈泓也深爱熠熠！我以为他是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

“难道熠熠是你害的？”

“他看见了我的实验，我相信我的那点好印象已经荡然无存了，我还指望什么呢？她吓昏了，我就把她放到传输机中……只要把扫描精度设置低一些。”

“沈泓，你是个蠢货！熠熠醒来，不会忘记这一切的！”

“哈哈！她不会醒来了，她和你只要再度被传输，而我压根不打开接收器就一切都结束了。”

“你留下熠熠意识混乱的躯体，只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地去死？”我气愤地问。

此时的我思维不知比沈泓迅捷多少，这是他永远无法比拟的优势。

“你猜对了。其实我一直妒忌你，智力平庸，却机遇很好。”

“你是说没考上最好的大学这件事？”

“还有熠熠的爱。结束了，江润。”

“沈泓，你真蠢！”我急忙说，“你永远不会知道熠熠的记忆中有你的什么了！”

与此同时，我必须想一个办法，不仅为我还为熠熠。可是情况比我想的要糟得多，熠熠清醒的意识流已经开始形成，她再也不会误把我的意识流当成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无法控制她的意识。甚至，她排斥我的意识！

“她的记忆中有什么？”沈泓的好奇给了我一点时间。我果断地将自己的意识分为两个支流，一条试着与熠熠沟通，一条应答沈泓。

“其实她的记忆中，你的出色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从小学起，她就清清楚楚地记得你的很多小事。”我的意识接近熠熠的意识洪流，缠绕着它，与它交流。

熠熠，我是江润，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这么做。她的意识躲闪着，我飞速挡在她意识洪流的前方，任她冲击。

“傻瓜，沈泓！熠熠爱你！她爱你甚于对我的感激，你竟不明白！”熠熠，清醒一点，我们马上就要化为空气了，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的意识拥着熠熠脆弱的意识流，她逐渐平静下来了。终于，我的意识和熠熠的达成了共识，两条意识合二为一，无比强大。

“……也许。但是晚了，江润，再见吧！”

我想沈泓是要按动按钮了。我与熠熠的意识相拥着，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只有这个机会了，在那一瞬。

一阵眩目的强光亮起来了，熠熠被分解加载能量。

我们向着沈泓的信息到来的方向……那点亮光冲去。

我们知道，只有这时我们才有足够的能量再次冲破肉体的屏障，超越物质和空间，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

我们成功了。

“江润，你还好吗？”熠熠徜徉在我周围，有些羞涩地问。其实我好极了。周围来来去去飞驰而过的各种电子束构造出这个世界特有的风景，而我，甚至可以主宰它们。

这还得感谢沈泓给我那些计算机方面的书，它们虽然没使我成为黑客，但是可以使我成为一种新的……病毒。

是的，现在，我就是在沈泓的计算机里，而且只要我高兴，我想去哪都行，这又得感谢沈泓上了国际互联网。

我和熠熠生活在电子空间里，再也没有人能拿我们怎么样。可以说，我们是一种新型生命，但也有人会叫我们病毒。

我们不会被杀死，因为我们随时可以离开寄主，我们进化了。

“熠熠，你说我们要不要给沈泓一个小小的惊喜？”一天，我问熠熠。

“算了，他一定也在受良心的煎熬。”熠熠仍那么善良。

于是我们永远离开了沈泓，漂流在网络里。我们从未有过地自由。

也许哪一天，你会遇到我们。

(完)

## 寻找自己

仿佛一块大而厚重的幕布，隔开了记忆的前一部分，我对自己在这以前的一切全然不知。我的记忆是从看见医生严肃的面孔和护士忙碌的身影时开始的。

“看来，您的女儿是得了失忆症。”医生对病床边的一位老人说。看样子他就是我的父亲。

“为什么？她……不是动了手术吗？”

“大脑损伤的部分虽已修补好了，但机能完全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茫然地靠在床上，望着两人对话，依稀听出是一场车祸使我的头部受了重伤。

老人悲伤地靠在床边，叹了口气。我不知如何是好，稍稍挪动了一下身体，从嘴里挤出几个字：“父亲，请您不要太……”

“什么？”他抓住了我的双手，“你叫我父亲，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对不起，我……不能……”

5月30日晴

两个月以后，我已经回到家中，虽然没有了烦人的头痛打搅，我仍记不起什么，一切都是陌生的。

只有一次例外。当我打开家里的像册，看到了那个漂亮的长发披肩的女孩时，我的心一颤。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心中流过，使我迷蒙的心里仿佛射进了一丝阳光。

“她是谁？那一颦一笑，多么熟悉……”

母亲告诉我，她是我唯一的姐姐，在同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在我们坐的车倾覆的一刹那，她还想扑上来护着我，终于使我与死神擦肩而过，而她却被抛出了车窗，死在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轮下。

于是，我首先记住了她的名字：丽华，这个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亲切名字。我的生命是她给我的，我理应分一半给她。

我头上的绷带拆掉了，头发也长出了不少。但每当我站在镜子前望着镜中的自己，都感到那么别扭：头发那么短，身材那么高……我端详着，仿佛不是在看我自己。

“怎么，要记住自己的模样吗？”这时，母亲总是在背后望着我，慈祥地笑着开导我，“忘了就忘了呗，过去有什么可留恋的，关键是今后怎么活，把明天当成一个新的开始！”

可是，我还是常为自己下意识的动作莫名其妙，比如说，我发现自己会不经意的甩头发，虽然我的头发是那么短，还未过耳根。而我翻遍以前的照片，没有一张是长发的呀！

6月4日晴

“丽萍！”还是清晨，就有一个女孩推开了我的房门，“你……还记得我吗？”

我呆呆地望着她，那张脸和我自己的面孔一样陌生。

“丽萍，这是云茜呀！”大约是见我一脸迷惑的样子，跟在后面的母亲连忙介绍。

云茜笑了笑，说：“不要紧，林伯母。我想我们会重新认识对方，并且重新成为好朋友的。”

很快我便喜欢上了她。因为她的热情、开朗化解了我的孤独和愁闷。6月7日小雨

从小木屋的窗口望出去，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屋里杂乱无章，墙上贴满了铅笔素描画，有的画得七扭八歪，有的却画得满不错，画的都是云茜。一张破木桌上摆满了玻璃试管、酒精灯、显微镜之类的东西，几个培养器皿底朝天扣在咖啡杯上。几只破凳子，云茜坐在其中一只上，我则坐在唯一的小床上，听着云茜口干舌燥地讲以前的故事。

“怎么样？”好不容易讲完一段，云茜喘了口气。

我撇了撇嘴，说：“像在听小说。不过你的实验室倒不错，满有味道。”

“是咱们的实验室，丽萍！”

“那为什么墙上挂的画上只有你一人？”

“那是你和丽华画的，混蛋！”云茜跳起来，“丽华要画，你也要画，你瞧你把我给画成什么样子了！”

我不由赞叹道：“她画得真不错呀！”

“是呀，她既爱好音乐又爱好绘画，在她身上有着惊人的天赋。没准她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云茜的目光忽然暗淡了，“知道么，丽华刚进咱们的实验室时也说‘满有味道’，你们姐俩可真有点儿像。”

我淡淡地笑了笑。

“不过说实话，你从小就像个假小子，所以才会和我臭味相投。对了，

你不会忘了咱们的研究吧？”

“我好象想起来了，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吧！”不知为什么，这个念头钻进我的记忆中。

“别开玩笑。”她丢给我一叠纸，“看看吧，这可是你亲笔写的。”

我翻着那好似设计图一般的东西，仿佛掉进了五里云雾。我怎么会涉足这个领域呢？我完全记不得了。

“在你住院的时候，我把咱们没完成的部分设想了一下，图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我叹了口气，严肃地说：“云茜，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无论以前我帮助过你什么，现在我都不能做了。我现在还不如一个13岁的孩子，我……感到很遗憾。不过，我会支持你的，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只要我能做的，我都会做。”

云茜叹了口气，说：“这可不像你以前的口气呀！以前你总是说‘看我的吧’！”

6月8日阴

“这就是咱们要拿去参加比赛的‘打开记忆的大门’。”今天，在云茜的小木屋里她耐心地给我解释，“当然只是图纸，但这就足够了。”

“那么，给我讲讲吧。”

“记忆，实际上是大脑皮层形成相应的暂时神经联系(即记忆)，对暂时神经联系的保持以及再现——也就是这些暂时联系的再活跃这三个部分组成的，”看着我困惑不解的样子，云茜十分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说通俗一点，记忆——就好象许多仓库，每个仓库装的是什么，时间一长也许会忘，但是如果在仓库门前给你个提示，比如说装苹果的写个‘A’，装香蕉的写个‘B’，那就会很快找到东西了，对吗？这就是暂时的神经联系”

“可是，那怎么人们会忘记以前记住的事呢？”

“你也许会忘了A代表什么嘛！经常取的东西不太会被忘记放在哪儿。但有些东西好久也没取过，或者由于什么意外标志不见了，就会想不起来了，对吗？可事实上东西还西好久也没取过，或者由于什么意外标志不见了，就会想不起来了，对吗？可事实上东西还在那儿，也就是说，神经联系并没有中断。老年人不是总可以想起他们儿时的趣事吗？”

“那么，你这‘打开记忆的大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急切地问。

“不要急嘛！这台机器，主要是用于由外界刺激神经元，使它们兴奋起来，以促进暂时神经联系的再活跃。噢……就好象经常去仓库走走，或重新打开仓库立个新的标志什么的，不就成为了吗？”

我一知半解地点了点头。

“唉，我想也够通俗的了。”云茜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其实，丽萍……”

“怎么？”

“其实这个设想还是你提出来的，”她轻轻地说，“可是你……”

“云茜，”我一下兴奋起来，握住了她的手，“为什么不按设计图造一台呢？”

“没有用，比赛时只需设计图。再说，谁肯用咱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

的发明，谁会相信咱们呢？”

“我呀！”我跳下小木床，迫不及待地说，“我愿意试试看，我认为你说得很有道理，再说我实在不能忍受自己什么都记不起来的痛苦，我愿做实验品。”

“丽萍，别傻了，”云茜望着我，“也许你会成为牺牲品。”

“我不怕。我不想再混沌地活下去了！”

6月18日晴

云茜和我可从未做过机械工人的活，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做出了一台样品，又花了三天调试它的振荡电路以便发射出大小合适的脉冲电流。我们已用猫咪试过了这新玩意儿，虽然不能证明它有效，但也没有发现它对生物体产生什么害处。

“怎么样？”云茜试探地看着我。

“来吧。”我做出了大义凛然的样子。

“过程很简单，你只要带上这些传感器，这上面的电极会发射微弱的电脉冲。你躺在这儿，尽量放松，什么也别想，当你的意识开始活动的时候，你就尽量捕捉这些微小的记忆吧。”

我半躺在小木床上，放松神经，尽量什么都不想，这使我舒服极了。不一会儿，我似乎已进入了梦乡。

当我醒来，云茜正哭笑不得地看着我。

“啊，不好意思，我睡着了。”

“你做梦了没有？”云茜突然兴奋起来，“梦境绝对是潜意识的反映！”

“我记不起来了，似乎没做。”

“这是怎么会事呢？”她奇怪地看着图纸，竟然没有效果，害我干坐了半个小时。”

“是频率不够大吧？”我试探地问。

“有道理。”她高兴起来，“明天我把它拆开，装一个可调节频率的装置。”

“对了，我有个问题。”我打断了她，“如果你站在别人的仓库门前，就算有标志你也不会知道里面有什么，对吗？”

“丽萍，别打断我，”云茜正起劲地修改设计图，“你又想起什么来了？”

“哦……我只不过想想玩罢了。”

6月24日大雨

这几天里，我又做了几次实验品。云茜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把频率调高一点儿，然而功效却不怎么好。我的记忆对这台机器好象故意回避似的，每次意识中或梦中出现的都是我住院后经历的一些情景。

也许是太频繁地奔波于云茜家和我家的缘故吧，我的确是累了。回到家我吃过晚饭，洗了个热水澡就去睡了。这一晚我做了噩梦：梦到车祸！然而梦是那么遥远模糊：我抓不住它的细节，似乎只在远远地观望着，刚要靠近，梦便惊醒了。这一定是从前的记忆！

它是那么让人亲切、渴望而又远不可及。黑暗中，我仿佛还没有摆脱梦的阴影，拖着鞋，鬼使神差地走向隔壁的房间。我的意识似乎没有回到自己

的身体中，一种冥冥的力量指使着我，摘下挂在墙上的小提琴，一首低沉似梦呓般悠远的曲子从弦上传出。此刻，我仿佛不再是自己！

“丽华！”一声惊呼传来，房门被推开，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进来，打开了灯。

灯光中，我陡然清醒了，天哪！我在干什么？我从来不会拉小提琴啊！

我和父亲似乎都惊呆了，半晌，我才喃喃地解释：“我……我好像做了个噩梦。”于是我坐了下来，把云茜的机器和我们的实验都告诉了父亲。

“也许我正在恢复从前的记忆。”

出乎我的意料，父亲竟由于我事先没有告诉他而大为不满，他不许我把生命交给一个业余科技爱好者。

7月1日阴

这几天我不断梦到新鲜的面孔。是的，一定是以前的记忆！虽然我还没有全部想起来，但我已经接触到从前的东西了。我真想快点儿去云茜那儿，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是母亲总是搬把躺椅坐在门口，每次都以各种理由和气地把我请回屋里。她怎么和爸爸一样？

有天，屋外一阵对话声引起了我的注意：

“林伯母，我想看看丽萍。这几天她一直没有找我，她没事吧？”太好了，是云茜。

“她没事，云茜，可她还在睡觉。”

“我可以在她房里等会儿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她谈。”

“不，云茜。她用了你的机器后很疲劳，经常做噩梦，每晚都睡不好。”

“那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她在恢复记忆。”

“不，她很虚弱，我不希望她再参加这类实验了。云茜，你只是个业余科技爱好者，没有什么能证明你的机器对人体无害。”

“不，云茜，我很好！”听到这儿，我生气地冲出房门。

“对不起，丽萍，请你回房间去。你爸爸要和云茜谈一谈。”说完，母亲带着云茜去了父亲的书房。

7月3日晴

从那天以后，云茜就没再露面。母亲不再坐在门口，父亲也不借故在我房间中坐了。终于我获准可以和云茜联络了，我拨通了她的电话。

“嗨，云茜，这几天闷死我了！等着我，一会儿就去你那儿！”

“噢……丽萍，我……认为这机器不太好，所以……请你别再……”

“云茜，你怎么了？我父母和你说了什么了？”

“呵，不，不，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觉得它确实不太好用。”

在搞什么鬼！“如果我一定要用呢？”

“对不起，丽萍，我把它给拆了。”说完，她“啪”地挂了电话。

拆了？我一愣。在云茜和父母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以至云茜也改变了主意。

“你们到底跟云茜说了什么？”我很不客气地问父亲。

“亲爱的，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难道你们希望我象个白痴？”我生气地摔门而去。我认定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什么秘密协定。

7月7日阴

幸而机器的效力还没有消失。我不断在梦中看到陌生的情景，我相信那些都是记忆。我又梦到了车祸。

天哪，它是那么清晰！似乎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两辆车迎面开过，相撞，倾覆，起火。我甚至感到了自己是如何被甩出车窗……

我尖叫一声坐了起来，冷汗淋漓。那一刻我是那么清晰地看到，我扑上去想保护的人，竟然……是我自己！

母亲闻声走进我的房间，父亲尾随而来。

“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我紧紧抓住母亲的双手，颤声问。

“孩子，你在说什么呀？你是丽萍。”

“不，如果我是丽萍，为什么我保护的人是我自己？我是多么清晰地看到了我双臂下的面孔……”我呜咽起来。

“那是个梦，孩子，只是个梦。”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说。

“妈妈，那是记忆！我相信它。我觉得自己就是丽华。是吧？我到底是谁？”

“唉，”父亲叹了一口气，“既然如此，你就看看你母亲的日记吧，你迟早都会知道的。”

母亲的日记

……手术终于结束了。医生说，只要三个月之内不发生排异反应，她就活下来了。

天哪，终于这样做了，这到底对不对呢？至少，至少她可以活下来。

她什么都记不起来。医生说脑组织完全融合需要至少三个月时间，就算融合了她也一定不能接受那些信息。

她恢复得很快，这使我很高兴。她的体格很好，一直很健康。有时我想，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也好，免去很多烦恼。

她总和云茜在一起玩。她们谈得很投机，这使她少了一点儿孤独感。可云茜毕竟不是她自己的朋友啊！

真不知她和云茜在一起都干些什么？我觉得丽华的影子在她身上复活了。她的性格不再是丽萍那种直率开朗的性格，她似乎多了丽华的细心和忧郁。

也许我们的决定真的错了……

小提琴！她拉了小提琴，我觉得丽华在她的体内正飞速地醒来。

已经三个月了！手术后三个月了。看样子她的大脑已经完全接受了丽华的大脑，而云茜用她的机器使她更快地接受丽华的记忆。我真不能想象，有一天她了解了真相会是什么情形！丽华的记忆，而是丽萍的身体！她能接受吗？

她的身体完好无损，只是头部受了重伤，不修补脑组织就会死去。而丽华已经肢体破碎停止了呼吸，大脑却完好无损。当时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用

丽华的脑组织来修复她的脑体。可是这部分恰好主管记忆，我们都知道它将带着丽华的记忆植入丽萍的头颅，那时根本没有去考虑以后将会怎样。而现在，烦恼来了。真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把这一切告诉了云茜，希望她不要帮丽萍恢复记忆了。

以后该怎么办？丽华的记忆不可逆转地恢复了。我们应该叫她丽华还是丽萍？我们都知道她是丽华，可在别人看来，她却是丽萍啊！她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我的泪水流下脸颊。

我们在欺骗两个女儿，可我们是善意的，我们不愿过早地带给她太多痛苦。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她会原谅我们吗？……

现在，我完全记起来了，我的一切，作为丽华的一切。其实，车祸中死去的应该是丽萍。至少，她的灵魂死了，只剩下了躯体。而我，正是附体的灵魂，却不能作为自己而生存。我注定，要作为丽萍而活下去。

父母的做法其实是最明智的。但我还是说：

“如果那时丽华和丽萍一同死去该多好啊？”

可是我无法逃避。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将在一条寻找自己的长路上，孤独地跋涉。

(全文完)

## 荆棘之冠

### 引子

像众多普普通通的女孩一样，我的生活平淡无奇。在这种平淡中，只因她们的出现，才带给我一丝遐想，一丝惊奇，一丝回忆的余地。现在，她们都融入这个世界，消失了，于是，我开始怀疑在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不管怎样，愿与别的同样生活在平凡中的朋友一起分享它。

——孟欣

#### 一、夜的精灵

那是二月底的一个夜晚，虽也算得上“初春”但寒冷依然顽固地不肯退去。我大概是踢了被子被冻醒的。在夜的寂静与无奈中，我听到低低的近乎抽哽的声音。我一下子联想到对面屋顶上那只无家可归的猫，这使我睡意全无。向对面的床望去，莫诘坐在床上咬着被角，点点闪亮的东西顺着她的面颊滑落。窗外，一轮残月苍白而完美。

十八年来，我头一次失眠了。

在月光下，莫诘的眼神深邃而迷蒙，完全不像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完全不像平日那个嘻嘻哈哈的我的室友。我注意了一段时间了，在她开朗乐观的外表下，有那么一份深沉，那么一种气质，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气质，是她努力掩饰而掩饰不了的。

我们住在同一间学生公寓里已经三年。

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她。不是吗？她是从哪里来的？以前在哪个学校读书？她喜爱什么？讨厌什么？……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甚至觉得在她“乐天派”的外衣下，隐藏着另一种性格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在平时的谈笑中，你会觉得她是空的，任何人无论如何也甭想从她嘴里得到关于她或她的过去的东西。

她的学习很平常，只是似乎对生物情有独钟。她总有些怪念头去和老师讨论，争论得不相上下。我曾听见生物老师何靖无可奈何地说：莫诒怎么有这么多怪论，不过有些还……挺有意思。也许与她父母都是医生有关？……

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两只眼睛当然又青又黑像熊猫。看到莫诒精力充沛一点儿事没有的样子，我装做随意问她：“昨天睡得好吗？”

“好啊，我一直睡得不错。”

疑问和惊讶在我的脑子里撞来撞去。她昨夜真的哭了吗？还是我做了一场梦？她为什么要哭呢？她经常在夜里暗暗地哭吗？

一阵风吹进来，我莫名地有点儿冷。

几天以后，我又被她的抽泣声惊醒了。这一次她居然站在窗前，短短的卷发在月光下微微抖动。她就那么站在那儿，不知望着窗外的何处。我觉得她简直是黑夜派来的精灵，只在黑夜里才恢复成真正的自己。

她在窗前站了好久。我突然觉得屋子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寒冷的孤独，越积越重，令人喘不过气来。终于，她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对着我，说：“对不起，孟欣，打搅你了。”

那一刻惊得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偷看别人秘密的罪恶感使我无所适从。

莫诒又叹了一口气，坐到自己床边：“知道么，孟欣，我心里……有一个梦魇啊！”

……

同住了这么久，但我觉得从那夜起，我们才真正成为朋友了。

然而她却不肯告诉我，那个萦绕在她心头的可怕的梦。她对我说：“孟欣，在你面前的是莫诒，可又不是莫诒，我经常觉得，我不是自己！”

我想我不能理解，她却转过身，不说什么了。良久，又冒出一句：“你不觉得，我有点儿像某个人吗？”

我扳着她的肩膀将她转过身来，那是一张极普通的脸，普通得融入人海就再也分辨不出。可是那双眼睛却充满了神采与光华，与她的普通格格不入。怎么以前我没注意到这一点呢？我仔细看着那双充满智慧的双眼，似乎真觉得从她身上分离出另一个影子。是谁呢？我说不出，亦或，根本就是我的想象。

“我小时候出过一次车祸。恩……虽然伤得不很重，但脸烧伤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原来那个我。”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也许，这就是深压在她心中的梦魇？可怕的车祸，伤害，毁容？

她静静地看着我，“我的前生，在那件事发生时就结束了。”顿了顿，她低下头，“嗨，怎么能叫我的前生呢？那个我，不是我啊！”

如水夜色下，我和她无语相对。一阵冷风吹来，我打了一个寒颤。我将她按在床上，说“你累了，还是快睡吧。”

“怎么，你认为我疯了吧。”她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一楞，她轻轻地笑了

一下，像在哭。

开学了。

做为毕业班班主任的何靖老师在头一堂课上自然要重复那些我们已经听腻的话。尽管她说得言简意赅，我还是能准确地猜出她每句将说出口的话。

我想莫诒也是如此。

不一会儿，一个纸团传到我这儿。上面是莫诒凌乱的字体：如果能再活一次，你还会是你自己吗？你还会是原来那个你吗？

我望了望她，她手托下巴，郑重地看着我。

如果能够再活一次，你还会是原来那个你吗？这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自己虽然一向自诩爱好文学，却看不懂这个问题。

不知何时打了下课铃，我仍在冥思苦想。一只手从眼前取走了纸条——是何靖老师。

“好哇，上课传条。”她如往常一样矜持地笑着，边读纸条上的内容。

渐渐地，她的笑容凝固了，但并非愤怒，而是惊讶。“什么意思？”

“我也没看懂。”我双手一摊。

莫诒已经站在我旁边，“是我写的。”她一点儿也不回避，居然还笑了。

“再活一次指什么呢？”

“老师是教生物的，当然知道人的躯体乃至思维都无法像复印机中的稿件一样复制一份，对吗？哪怕是‘克隆’。”她闪亮的眸子紧盯着何靖老师。

“克隆。”何靖老师轻声重复。

“是的，克隆并不能复制人。”她把“复制”二字咬得很重，“我是指，假如有这么个可能，一个人可以从受精卵开始从头发育——也就是说有同样的基因型，他会长成和原来那个同样的人吗？他会有同原来一样的性格吗？”

天！这个人生哲理一样的问题竟被她演绎成了个生物问题。

何靖老师一下子楞住了好久没有说话。

莫诒在底下轻声说：“老师，您说呢？”

她似大梦方醒，急忙说：“如果能这样，那这个新生的个体一定与以前的不同。因为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

莫诒满意地笑了。

## 二. 荆棘的故事

春天的第一场雨下了。人们都说“春雨贵如油”这淅淅沥沥的春雨已经下了一整天，天色也阴沉得令人烦闷。我是典型的受天气摆布心情的人，莫诒骂之为“典型的文人病”

可是她似乎比我更甚，她居然没上晚自习。

我猜她一定是犯懒窝在寝室中，没准连晚饭都没吃，就买了热牛奶带回去。

可是她没在屋里。从屋里整整齐齐的样子看，从下午放学她就没回来。她会去哪儿？

我呆坐在窗前。窗外是几排高高的白杨树，树叶儿哗哗地抖着身上的雨水。越过几丛矮树和冬青，遥遥相对的就是一座低矮的破楼。那是老师的单身宿舍。可是年久失修已经没什么人住了。

雨似乎还没停，雨声细而密。哎！我猛然想到，莫诒该不是去看何靖老师了吧？她已经病了好几天。

她就住在对面的单身宿舍里。

我想了想，对自己的推断还满意，就向对面的楼跑去。

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就用力一推，门开了。我走入何靖老师的房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发现那里的布置很像我们的寝室，无非是单人床写字台和极简单的家具。何靖老师就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面颊通红，好象在发烧。

我到写字台上找药，看到了一张七八岁的小女孩的照片，很像她自己。

我在何靖老师身边忙碌了一夜，几乎忘了莫诒的事。她不在这儿。

大约快天亮我才趴在桌边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给我盖上什么，然后一个声音说：“我还以为是做梦。”

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何靖老师披衣坐在床上。“您做梦了？”我揉揉眼睛，问。

“是啊，迷迷糊糊中我似乎看到了婉儿，在我床头伤心地哭，看来我是烧迷糊了。”

“婉儿？”

“婉儿。”她望着那小女孩的照片，“她是我的……妹妹。”

“啊，怪不得这么像。她多大了？”

“她……”她望着我，想了想，才说，“假如活着，也该十八岁了和你们一样。”

说完，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很懊悔触动了她的心事，便趁她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时溜走了。

还来得及回去洗把脸。

回到寝室，意外地发现莫诒正大睡在自己的床上。我推推她，她居然哼了哼又睡死过去。我摸了摸她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居然是潮的。难道她淋了一夜雨？

我坐到她床边，发现她似乎也在发烧。我急了，用力推她，她挣开惺忪的睡眼，疲惫地问：“喂，你在一夜去哪儿啦？”

“啊，你倒问我，你去哪儿啦？衣服都是湿淋淋的。”

“没有哪儿啦。不小心淋了一点儿雨，没关系……”她挣扎着起床。

“行了，你发烧了，请天假吧。”我硬把她按回床上。

“好吧。”她虚弱地躺回去，“帮我请个假，还有，帮我带份饭。”

中午的饭菜都不错，莫诒居然闹着吃不下，真是越来越不像话！我故意把椅子坐在争对面大嚼。她也不恼，还和我有气无力地聊天。

“孟欣，你听到过荆棘之冠的故事吗？”

“荆棘冠？你是说耶稣死前戴的用以羞辱他的那个荆枝花环吗？”

“不，不……这个荆棘之冠代表赎罪，代表一个人良心上的煎熬和自我折磨……”

“怎么讲？”

她的一只手抚着额头，慢慢地说：“荆棘之冠表面上也是华丽的，完美的，可是谁能想到它的刺是那么尖利，根根刺在佩带者的心上，谁又能想到佩带者的心在流血，为了一件无法说出的事呢？”

我吃了一惊，盯着她的眼睛：怪异的故事。

“那么，这个佩带者为什么要赎罪呢？”

莫诒也吃了一惊，她一字一句地说：“她创造了一个人，又‘杀’了她。”她准是烧迷糊了，在说胡话。

即使在病中，莫诒的执拗同所有的一切一样令人费解。她坚持要搬走，在浪费了不少口舌之后，我发现帮她收拾东西是最省劲的。

“你总该等病好点儿再走。”

“我为什么要走，不就是怕传染你吗？我这是流感！流感！咳咳咳……”

“可是你需要照顾……”

“我还能动。”她的表情拒人千里之外。

当我把所有的理由说了好几遍后，我真的生气了，“你告诉我原因好不好？真正的原因！”

“孟欣——”她看了看我，“你会是个好朋友。”

然后她就搬走了，搬到楼下一间闲置很久快变成堆放杂物的储藏室的小屋，屋子是我帮她收拾好的。

宽敞的404室，只剩下我自己。

### 三 . 新的春天

自从莫诒搬走，我就很少去她那儿。

她的病不知何时已经好了，只是更加孤僻，好象在躲藏什么。

昨天我想让她搬回来，可她挺客气地说：“你一个人住不习惯？不要紧，忍耐一下，就会好的。”

这哪儿象同住三年的室友！这哪儿象同学多年的朋友！

我几乎是噙着泪水回来的。

楼梯上站着何靖老师。

“下了这么多天的雨，我那破屋子的屋顶漏了，你知道那座楼太破了……我和公寓管理员说想在这边三楼或四楼找间空屋，她说只有404有地方住”

“为什么偏要三楼或四楼呢？”我奇怪，一二楼还有几间空屋。

“我喜欢安静。”她静静地说。

于是我打开了门，看着她把东西一样样摆在那曾经属于莫诒的书桌：台灯，书籍婉儿的照片……我盯着那照片，感觉那小女孩似乎也在盯着我——她与何靖老师是多么相象啊！

404室又成了两个人的天地。

作为毕业班的老师，何靖老师的工作忙碌而辛苦。而我也在担心她的身体，因为她似乎还有失眠的毛病。有的夜晚，我会发现她坐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呆呆地，呆呆地望着窗外，一动不动。窗外，一轮残月苍白而完美。我很快睡去了。

后半夜，雨点拍击窗户的噼啪声惊醒了我。在闪电和雷声中，何靖老师面色苍白地坐着不动，闪光一次次地将她塑成一尊苍凉的塑像。

这是春天的雨哟！

我怕。我也是个脆弱的人，所以也怕面对别人的脆弱。

在窗口与何靖老师之间，婉儿的照片和它们连成一线，每一次闪电，玻璃就闪一次光。

如果她还活着，该有十八岁了，和我们正好一样。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我也有。老师也有。

春的气息好浓啊，是该换下冬天厚重的外衣了。

#### 四 . 往事

何靖老师正在用电锅“滋啦啦”地煎着鸡蛋。和她同住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时常地打一打“牙祭”

我飞快地收拾掉其中的两个，开始去穿外套。“等等，去给莫诒送两个。”哈哈，忘不了爱徒莫诒。

“好东西要和朋友一起分享。”她没有注意到我的迟疑。好朋友？我的心刺痛了一下。

“而痛苦，不要带给别人负担……”她慢慢地又似不经意地说，仿佛不是对我说。

我端着碟子推开莫诒的房门。

屋子凌乱得无法想象，她就睡在乱作一团的床上。走近了，发现她的双眼红肿，还犹有泪痕。枕边的一只簿子上，涂着乱七八糟的几行字：

你无需再带那荆棘之冠，  
为了你不必肩负的自责  
你的伤口同样是我的心  
刺痛着每一天的回忆……

后面的，潦草而看不清了，好象梦中匆匆写就。真不知她还有这样的诗兴，这样的心事。我毫不客气地抄走了这首小诗，压在自己的台灯底下。

下了晚自习才回去，何靖老师已掌灯备课。

“对不起，台灯坏了，所以用了你的。看书的话坐到这儿来吧。”

我在昏暗中寻找那张字条，何靖老师指着贴在灯罩上的小纸问：“是找它吗？”

我点点头。莫诒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眼前。她是痛苦的吗？我猛地想。

“这是……你的新作？”

“哦，不……是莫诒写的。”

她点了点头不作声了。我抱着一大摞书走近她的书桌。

“听说你决定考理科？”

“嗯。”我点了点头。

“你不是很喜欢文学吗？”

“文学？”我似笑非笑，“文学哪里有科学实用。”看到她有些惊讶，我又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还是很想研究科学，做出些成果的。”

“你……很爱科学？”她的声音有些异样。

“我想考北大生命科学系。”

她不说话了，神色有些黯然，仿佛在思考什么。突然，她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没有目光，她完全隐在黑暗中了。

“孟欣，你知道么，科学是可怕的……”

我惊讶地张大了嘴。教理科的老师竟然会这么评价科学？人创造了科学，难道还不能控制它么？

她似乎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人创造了科学，但往往并不能控制它，有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我脸上的表情变成了不解，她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了。有好久，昏暗中

没人说话，只听见传来一声似哭泣的叹息。

我呆在那儿了。黑暗使我有些不知所措。开灯吗？不，我不是那么残忍的人。

我退回自己桌前，两人在黑暗中无语。我默默地陪着她。

过了好久，她又走回灯下。灯下的她，疲惫，憔悴，好象为了判卷子而几夜没睡的样子。我心想：她的心中也是痛苦的吗？有积压长久的悲伤吗？那么，平常的她是一种掩饰吗？她……快乐吗？

可是我无法问。我用热毛巾浸了热水，递给她，她突然站起来，用手摸着我的头发，然后拥抱我，很像母亲搂着我那样。我十八岁了，和她差不多高。

她轻轻地说：“她……也该十八岁了吧！”

我们的眼神同时转向了书桌上的照片，婉儿的。我似乎明白了。我望着她眼角的淡淡皱纹，问：“您在想婉儿？”

她轻轻笑了笑，点点头。“总觉得她似乎没有死，她就在我身边……有几次，我似乎感到了她的存在……”我如坠五里云雾。

“我和她可以感应，在这儿。”她指了指心窝。“我们的确与众不同，从她懂事我就发现这点了。”

她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正因为这样，她似乎比别的孩子成熟得快些，似乎接受了我十几年的阅历，她越来越象我了……”

我看了一眼婉儿的照片，的确，如果不知道准以为那就是何靖老师本人。“太神奇了。”一个和自己神似又心灵相通的妹妹！

“不，你不了解。”她看着我，“她与众不同。她不是我的妹妹。”

“不是……？”我好奇而小心地问。

“她……是我的‘克隆’。”

“克隆？！”我呆了呆，吃惊中带有一丝怀疑。

“十八年前就有人成功地‘造’出了第一个克隆婴儿。”

我跳了起来。婉儿？何靖老师？谁？

那年我也十八岁。从卡罗纳高校毕业时成绩优异，我直接进入了父母的科研所帮助他们。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秘密地进行一项试验——人的克隆。你知道这套理论已在动植物实验中取得了成功，他们要将基因上升到人。我立刻参加了这次实验，我既是实验者又是实验对象，我们造了我的克隆。你知道那时我是怎样地折服于科学的魅力啊！

我的心情充满了无比的兴奋与神圣的使命感。我想，科学史将被我们改写，另一种生命形式将由我们创造……

十个月后，婉儿降生了。你知道这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惊喜。婉儿像极了，可以说婉儿就是我！为了证实克隆人可以象正常人一样存活，我们在等待，等待她长大。婉儿五岁时重病一场，差点就……虽然后来证实并非克隆本身的缺陷，我们仍不敢疏忽大意。我们又等了几年，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公布了……父母和我的青春和心血……

“那么，还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问题不在婉儿，而在于我们。在于其它人，在于人们的看法。即便是现在，提到克隆人们也会自然地联想到“复制”。的确，对于萝卜或者绵羊来说，克隆就是复制，通过获得相同的基因型而得到相同的个体。所以，我们认为人也是可以复制的克隆人就是复制人，是原本的翻版，和原本是一模一



样的甚至就是原本！

那么，克隆人有存在的价值吗？她只能作为原本而存在吗？

不，不对的。克隆是指无性繁殖，它只是生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机械的复制。人是有思维的，思维是无法复制的。婉儿的确很像我，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言行上。但她有独立的思维。她也是个独立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她生活在我的阴影之下而失去自己呢？

可是，所有人都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说“看！这是何靖的克隆！”“他们复制了何靖，就是这个小姑娘……”“多么想象啊，多么完美的复制品！”甚至父母，也渐渐地忘却了他们实验的目的只是为了验证克隆在人身上是否行得通，而不是为了复制人……

科学使他们很现实也很冷酷，在他们眼中婉儿和萝卜和绵羊是一样的！

我想聪颖的婉儿肯定也觉察到了什么。那个雨夜的晚上我告诉了她这一切，她的身分来由，也告诉了她以后将面对什么——我不敢欺骗她。

可她只是个九岁的孩子——

泪水一定不可抑制地涌了出来。

也许她很失望，失望我们欺骗了她，与她朝夕相处的父母和姐姐欺骗了她，只是把她当成实验品；也许她无法面对，无法面对一生无法作为自己而生存的命运，而是一个复制品的事实。就在那个雨夜，她逃走了，消失了，从此没有消息……

故事到了这儿嘎然而止。屋子里一片静，窗外也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我在梦中似乎听到她对我说：姐姐我要走了我要去找一个能作为自己而生存的地方了……可是我没能及时地醒来啊！”

痛苦清晰地写在她的脸上。我觉得自己这时才有点懂她了。

“那您就判定她……死了吗？也许——”

“九岁的孩子，她能去哪儿呢？”

“那么心灵感应——”

“我无时不在呼唤着她，可是没有回音……”

“那……后来……”我小心地问。

“我背叛了婉儿，也背叛了父母，我离开了那个科研所，远远地来到这所学校教书。我想逃避，可是逃避不了，我把自己锁在回忆中，独自一人好象赎罪。我在心里一次次表达对婉儿的负疚与忏悔，可她听不到了——”

她背过脸去不再看我，我想起了雨夜呆坐的她。时针指向凌晨两点，风吹树叶的哗哗声中仿佛传来了猫的哀鸣。

一滴泪水滑下我的脸颊，我为了这个悲伤的结局而感动。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心事，我仅仅是听它就觉得重得无法负担。

“对不起，……”因此，我只有这句话可说。

她叹了口气。“不，我要说，谢谢。和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很放松，也很快乐。而且，我终于把它说了出来……”

我听到不知哪间屋子“啪”地推开了窗子。空气一定又湿又暖，像泪在脸上的感觉，我也想打开窗户了。

## 五. 溯源

毕业班的生活不是故事，仍然紧张和沉闷。那个夜晚象个童话，只能在深

夜拿来品味。我在怀疑这一切是否发生过？

莫诒越来越疏远我了。

何靖老师对我和蔼又平易。在阳光下，她仍是矜持而快乐的。只有我知道她心里的伤痕。那个荆棘做的花冠。荆棘之冠！我借用了莫诒的词，可是它是多么贴切呀！

我觉得我和何靖老师超越了师生关系，我有了个大朋友。

可是我失去了莫诒。这能怪我吗？我时常赌气地想，是她离我而去的。

去过几次她的屋子，她很孤独很寂寞的样子。她总是面对着窗子站着或是坐着，一听到门的响动就转过身。见是我，她脸上现出一种不知是惊喜还是失望的奇怪表情，然后又开心地笑了。

我发现她脸上的冷漠掩饰不了内心的激动与矛盾。她有心事。

“你还被那个梦魇缠绕吗？”

“是的，它缠得更紧了。”

“我能帮你吗？”

“谢谢你所作的一切，但是只有我能解开它。”她指着自已。好久没住在一起，我却觉得似乎与她更熟识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让它折磨你呢？那件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那件事？”她慢慢站起来，“你知道那件事了？你知道了？”

“车祸嘛，你告诉我的。我不知道细节我也无需知道。我知道它很可怕，可它已经是过去了。你要从阴影中走出来。”

她吁了口气，又用背对着我。“不是车祸，孟欣，不只是车祸。”

我在大夏天里发冷。又一个恶梦！空气好重哟。可是她不再说什么了。

等待了好久，我打破了僵局：“那么莫诒，搬回去吧。”

“不了。就这么几天，搬来搬去多麻烦。”

我冲到她面前扳着她的双肩将她的脸转过来向着我。她的眼神飞到天花板。“你想我的话，可以搬到我这儿住嘛，欢迎欢迎。”

## 六. 没有结局的结局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七月流火之后我们又聚到学校，为明天的结业典礼做准备。明天，结业典礼结束后，我将离开这个学校，这间寝室，而何靖老师将一个人在这间屋里住下去。

我们相对无言，她帮助我收拾着东西。几个月前的那个故事，将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中。

“唉哟！”何靖老师的书啪地掉在地上。

“怎么了？”我冲了过去。

“手指……疼！”她甩着手。我看了看，没有任何伤痕。

“扎刺了？”

“不是，象刀割——”

“孟欣！”楼下窗口传来了莫诒的喊声。我想起答应帮她准备请柬，结业式后同学聚会的请柬。

“去吧，我没事，可能是神经痛。”

我冲到楼下，屋里的情形吓了我一跳，莫诒托着裹着手绢的手指在屋里

乱转，手绢上有斑斑血迹。

“该死的刀！快帮我找创可贴！”

楼上才有。我拉着她上楼，在抽屉中翻找。何靖老师在一旁看着发呆。包扎好了，莫诒像变戏法似地取出一张请柬，说：“就是因为裁请柬才割伤了手，所以老师一定要来。”

何靖老师怔了怔，接过请柬，她注视着莫诒的手，又紧紧地着她的双眼，轻声说：“我也在痛啊！”

莫诒也呆了呆，忽然飞快地转身跑了，我追到楼口，听到她的声音：“还要收拾一下……孟欣，不用你帮忙了。”

结业典礼后的聚会。说不上来整个聚会是个什么气氛，有即将分别的淡淡忧伤，有总算考完的兴奋喜悦，还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莫诒与这种气氛格格不入。她像是在做什么重大决定，低着头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我绕过正忙着填写毕业纪念册的何靖老师，朝她走了过去。

“孟欣……”她望着我，“你别怪我，我从未躲避过你。你知道，我其实很需要你这个朋友……”

“那……”一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过，“难道你在躲……何靖老师？”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一个在手中攥得湿皱的纸团塞到我手里。

我提前回到寝室。行李卷已经打起，我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等待。

门一响，何靖老师回来了。

“人都走了？”

“是的，我锁了门。”她回答，几分失落。她在等待什么吗？

“你……也要走了？”

“是啊。”我指了指地上的行李。

她望着我，很久，突然走过来，说：“瞧你，都快比我高了。”

我望着她眼角的皱纹。九年来，她有些衰老了。我将纸团递给她。

“婉儿！”她脸色苍白，面对着突来的惊喜，她似乎犹豫了。

“快去啊！”我轻声说。

她几步冲出门，又停住，回头，说：“来！”

我跟着她奔跑在路上。

从这儿到那个车站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却显得十分漫长。她在跑，丢掉了所有矜持，她又像九年前的那个姐姐了，我觉得她有些激动，有些慌乱了。

穿过那条马路再拐弯就到了。我对她喊，不用那么着急。

“我等这一刻九年了！”

她匆匆踏入那个路口，一辆斜开过来的车，紧急刹车声。她象一只蝴蝶迎风倒下。

“天哪！”我冲了过去，同时看到了对面跑来的莫诒。

“姐姐，姐姐！”她是这么叫的！

何靖老师还没有昏迷。她努力地睁开眼睛看着身边的莫诒。这一刻，我觉得二人是如此地相象！

“婉儿……”

“是我啊，姐姐，不过是作为莫诒而存在的你的妹妹……作为莫诒，我很快乐——”

“可是我能感觉你的痛苦，每一天，所以我回来了，想告诉你我很好，

很快乐，请摘掉那顶荆棘冠吧……”

她不停地说着我不知何靖老师听到了多少。救护车来了，我拉住疯了一样的莫诘。

坐在急救室门口，医院的楼道象夜一样静。我问莫诘：“你非要到最后一刻才肯说出吗？”

“只有这样我才好脱身离开，”她盯着我，认真地说，“你真的认为何婉儿可以活下来，直到现在吗？”

我诧异地看着她，她也毫不客气地看着我。突然“Emergency”的灯灭了，望着将要开启的手术室的大门，莫诘一转身，飞快地跑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坐在何靖老师的病床边等她醒来，不知不觉睡去了。当我再次醒来，何靖老师正淡淡地笑着，看着我。我想起了春天的第一场雨的那个夜晚。莫诘一定是来过了床上不知何时放上了何婉儿的照片，旁边是莫诘的。底下还有几行字：

属于婉儿的世界，不属于我  
我宁愿作为莫诘而独立地生存  
谢谢你给了我这个生的机会  
请让我自由地生活  
——也许我们会再见——

“这不是梦吧？”何靖快乐地问。

我没有抬头，轻声说：“即使它只是个梦，也是个美丽的梦。我们不该感谢它吗？”

(完)

## 天堂之路

刘易好不容易才预约到咖啡馆中的两个座位，时间是下周二下午 3：00 4：00，还来得及，刘易心想，在我离开地球之前，还来得及和她再见一面。然而这一去，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了。

刘易和小柳是三年前认识的。小柳是那样一个漂亮纯洁的女孩，认识那天，她穿着一身淡色的衣裙，有些象纯净的蓝天，又有些象青绿的草。蓝天和绿草！这是城市人多少年来都没有看到的東西了。每一寸土地都被更“合理”地利用，覆盖上钢筋水泥的建筑。由于人口的过度拥挤，连水面上都搭建了水上居民区。这就是现在的状况！900 亿人口聚集在可怜拥挤的地球上，争夺只够 70 亿人使用的资源。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竞争和复杂恶劣社会状况下，能让刘易稍感轻松快乐的，就是小柳了。她象一阵淡淡的风，为刘易吹去心头的乌云，她总是恬淡的，与世无争的，带着几百年前的女孩特有的那种神秘的忧郁。

难道她不用和数万同行竞争，维持朝不保夕的饭碗吗？刘易曾谈起这个话题，小柳回答说：“我现在正在读书，还没有毕业呢！”可每当这时，她的神色就会黯淡下来，显现出一种奇怪的落寂与无奈，大概……还有少许的掩饰。

刘易不太注意这些细节，因为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和小柳做多久朋

友，或是……（他的脸红了红）有一天将要娶她。在这个社会里他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抢劫，凶杀，或是从此失业，只能按法律去“格雷夫星”度过余生。

想到这儿，刘易叹了口气，望了望仍昏昏沉沉地睡在床上的老父亲。这该死的“诺亚方舟”计划！

为了解决地球上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早在几百年前人们就使用了各种办法。但庞大的基数使人口不可逆转地增加着：六百亿，七百亿……并一度超过一千亿，在联合国出钱，宇航局出力，经过了几年的艰难探索后，“诺亚方舟”计划出台了。这是一个外太空移民计划，移民的目的地是外太空一个叫‘格雷夫’的星球，它围绕恒星“那星”旋转，上面的环境竟和地球类似。

刘易似乎还朦胧地记得那时人们的狂热和惊喜。不过这热度很快就降温了，主要原因显而易见：这是个新鲜事物，而敢于吃螃蟹的人毕竟不多；而这个星球离地球太远了，只要一去就再难回来。所以人们宁可守着地球这岌岌可危的烂摊子，摇摇欲坠的社会。

若干年后，自愿移民的人只以千计。联合国只好作了硬性规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患无法治愈的慢性病的人，失业五年还未找到工作的人以及犯罪判刑二十年以上的犯人都必须移民‘格雷夫’。现在刘易的父亲就已年过七旬，按规定得与地球告别了。

父亲正在患病，并且病得很重，可一纸通知使他必须搭乘下周三的“天堂之路”号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刘易哪能放心？况且到了那个遥远寂寞的星球，谁来照顾年老体衰的父亲？刘易非常崇敬自己的父亲，但这些年来忙于生计，几乎没有来得及关心照顾父亲一下，就要生离死别了，他的心情难以平静。

思索了几个夜晚，刘易作出了决定：他要陪父亲一起去！如果格雷夫的环境不错，又能与父亲在一起，那么别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唯一割舍不了的就是小柳。三年了，刘易和小柳的交往都是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双方谁也没有表白过。但这一刻，刘易明白，自己早已深深爱上小柳了！可是太晚了，去格雷夫的事实不能改变，他所做的，只能是在临行前再见她最后一面。

呀！刘易叹了口气，眼中似有泪水涌动。他拿起桌上小柳的照片，放进衣袋里。

然后，他动身去一个叫阿里的人家。阿里因为失业五年也被定为去格雷夫的移民，可他有妻儿老小，不愿离开地球。刘易就是去拿他的身份识别卡，打算以他的身份登上“天堂之路”。

由于没能订上公共汽车的票，刘易只好步行去咖啡厅。尽管他安慰自己说汽车在拥挤的交通状况下比自己快不了多少，他还是迟到了十分钟。只有五十分钟了！

这最后的约会。他在心里想。

小柳坐在拥挤不堪的咖啡馆中，显得与忙碌世俗的人们格格不入。她那身淡色衣裙使刘易一下子就看到了她。

“我替你要了杯水。”小柳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谢谢。”刘易坐下，望着手中昂贵的纯净水，不知怎样开口。

“找我找得那么急，有什么事吗？”小柳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直望着他，仿佛想望到他心里。他低下了头。是否告诉她真象呢？这样未免也太残酷了。

自己这一去，不知要去多久，也许十年，二十年才能回来……是否能回来，回来后还能否找到工作，他还连想都没想过……但是小柳，还那么年轻，他不愿她背负长久的思念和等待，为了一个飘流他乡的人。

可是怎样对她说呢？刘易支支吾吾：“唔，没……没什么，只是想聊聊。”

小柳保持着原来的表情。

“你知道格雷夫星吧？”刘易赶快转换话题。

“格雷夫星？知道。”一刹那，小柳的脸色似乎变了变。

刘易却没有注意，他心慌意乱地说：“我的父亲……就要去那里了。”

“噢……”小柳脸上的笑容渐渐地隐藏在浓重的烦恼与哀伤中了，“那儿……是每个人的归宿。”

“是啊，我……”刘易几乎说不出话来了，“我听说那儿的环境很美，很好……”

小柳神情黯淡地低下头。

“也许，我父亲他会生活得很好的……”又过了好久，刘易才说。

“刘易，你……相信吗？”小柳颤声问。

“相信什么？”

“格雷夫星又美，又好，象……传说中的天堂？”她抓住刘易的手，刘易感到她的手在轻轻地发抖。

“相信……谁知道呢。这里的人都没去过。”

“是啊，去过的人都没有回来。那里，太远太远了。”小柳无力地靠在椅背上，猛呷冰水。

然后就是无尽的沉默。刘易听得到表针在嗒嗒地走着，嘴里却说不出几句话来，他甚至不敢抬头看小柳，不忍再想以后会发生什么。

终于，小柳抬起头，问：“刘易，你……就和我说这些吗？”

刘易的呼吸急促起来。

“你有心事吧？”

刘易难过地抬头望着她。这个凡间的精灵啊，她看透了他的心！

“小柳……嗯，假如我……因为工作，对，工作，需要离开这儿一段时间，你会忘记我吗？”

“傻瓜，看你说的，我怎么会忘记你呢！”

“可是，这段时间，你会很寂寞的……”

小柳笑了，有些凄凉地说：“认识你之前，我一直都是寂寞的……”

“不，小柳。”刘易急忙说。“我的意思是也许我要走很久……”

“你放心吧，刘易，我会安心地快乐地等你回来，哪怕等一辈子。”小柳淡淡地坚定地说。

一刹那，刘易的眼泪一下子滑下脸颊。他抓住小柳的双手，“也许我会走十年，甚至……”

“十年并不很久，不是吗？”小柳淡然地说着，抽出手为刘易拭去眼泪。

刘易定定地看着她，很想时间就在此时停滞住。

然而，咖啡馆的侍者走过来，礼貌地说：“对不起，两位，你们到点了，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一切就在这一刻结束了。

再见了，小柳。不，也许永别了。请珍重！

两个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开了。

小柳走在路上，心里乱得很。又一批“移民”将要乘上“天堂之路”去那见鬼的“GRAVE”了，其中还有刘易的父亲，一位慈祥善良的老人。……然而在她心中，还有一种隐约的幸福。本来她不认为自己会有一位真正的朋友，可她偏偏认识了刘易。三年来，他们保持着淡淡的友情，直到这一天她才发现，自己在刘易心中的位置多么重要，而自己又是多么信任他，以至于甘心用十几年时间来等他。这一刻，她才肯定了这亦真亦幻的情感。在这样的社会里也会有纯真的爱情，这难道不奇怪吗？

这晚在梦中，她甚至梦到了刘易。他要走了，要走了，去哪儿呢……为什么走向航空港……“天堂之路”……天堂之路……他也要去格雷夫吗？！

小柳惊坐起来，冷汗淋漓。她看了看表，一夜就在噩梦中过去了。刘易，在梦中要去格雷夫。小柳一惊。她想起刘易种种奇怪的表现：“我父亲要去格雷夫了。”

……“那儿，很美吗？”……“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很久，很久。”……“你会忘了我吗？”……“也许要十年，甚至更久……”

天哪！他不会是要陪父亲去格雷夫吧？这个傻瓜，格雷夫是……

她跳下床，颤抖着双手给刘易拨电话。不，不，拨错了……忙音……忙音……铃声……铃声……没人接！小柳呆了。完了！他们上路了，他们已在去航空港的路上了！

足有几分钟，小柳坐在那儿不知该如何是好。刘易真的要去格雷夫？她试图使自己冷静一点，也许自己是受了那个梦的影响才会这么想的吧？人家说梦都是反的，那么刘易就不会去格雷夫了。可是想想刘易的种种表现，的确是不对劲呀！小柳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早点去航空港看看。

她匆匆地洗了把脸，抓了几块饼干塞到嘴里就驾车驶向航空港。今天的交通似乎也和她过不去，处处车满为患，堵车频繁。好不容易赶到航空港，已经差十分八点，“天堂之路”还有十五分钟就起飞了。

小柳冲进候机厅，在人丛之中大声呼唤刘易，“刘易，刘易！”她多么希望回答的只是刘易的父亲，并告诉她，刘易已经去外地工作了。然而，没有人回答，人们都惊异地望着她匆忙地在大厅中奔跑。吵吵嚷嚷的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了，只有她的声音，刘易的名字在大厅中回荡。

小柳猛然停下。刘易不在这里，他的父亲也不在。他们还没到？

一只手拍了拍小柳的肩膀。小柳猛地回过头，然而却不是刘易，而是她的同事。

“小柳，你在这儿干什么？就要起飞了，快去控制室吧！”

小柳颓唐地来到控制室，她感到自己全身无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好似灌了铅一般沉重。人们开始登机了，透过控制室的窗户，只能远远地看到一个个模糊的人影陆续登上航天飞机。小柳看到电脑里依次显示登机人身份识别卡上的名字：“……卡瑟·威尔斯，程山，孙威，玛丽·唐尼……”人流在舱门口消失了，然后还没有刘易，或他的父亲。

“人都齐了吗？”不知谁在问。

“还差两个。”另一个人回答。

小柳的心狂跳起来。她看到门口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年轻人推着一辆轮椅，慢慢地向太空船走去。轮椅上坐着个老人，在这个距离小柳看不清他的面貌，但推着他的那个年轻人，仅从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一定是刘易！

小柳惊呆了，她慌乱地问，“他……他是什么身份进来的？”

一个同事惊异地问：“哪一个，轮椅上坐着的？”

“不不，推轮椅的……”

“阿里，失业者……”

小柳已经冲出控制室的大门。

然而控制室离停机坪太远了，小柳跑到半路，就已看见刘易和他父亲走到了舱门口。

她发了疯似地大叫起来。

刘易看着远远跑来的她，似乎也惊呆了，好半天，才轻轻地说：“小柳，你怎么在这儿？”

小柳泪眼朦胧：“刘易，你是要去格雷夫，是吗？”

刘易低着头，小声说：“对不起，小柳，我父亲他病成这样，我不能……”

原来是因为父亲。小柳咬着牙，问：“你一定要去吗？你父亲可以由别人照料。”

“不，小柳，我不放心。我欠父亲太多了，我必须……”

“那么，我呢？”小柳只有用自己作赌注，“你爱我吗？开始，你就没有真心待我吧！”

“不，小柳，我爱你，我从一见到你就喜欢你。可惜我不能照顾你了……回去，小柳，你会在家门前看到我送你的最后一束玫瑰……”

刘易推着父亲跨进了太空船，舱门渐渐合拢。

“不！”小柳尖叫了一声也侧身挤进舱门。舱门在她身后“咣”地一声关牢。

刘易猛地转过身，脸上也已泪痕斑斑：“小柳，别这样，趁船还没起飞，你快下去吧！”

小柳摇了摇头，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平静如水地说：“要死就死在一起。”

航天飞机不知已航行了多久，在这个没有白天黑夜的太空中，人们都失去了时间观念。生活舱中的人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聊天。刘易仔细地照顾父亲睡熟后，才来到小柳身边。

小柳自从上船，就呆若木鸡地坐着，不知坐了多长时间（总是刘易劝她不动自己去睡一会儿觉）后，她开始低低地啜泣起来，刘易问她什么她都不肯说，刘易只好不再问。他坐到她的身边，把手帕递给她。

“谢谢。”她接过来，又不说话了，出神地望着窗外。刘易呆呆地凝视着映在舷窗上小柳的影子，觉得她似乎变了，以前的小柳带着神秘的忧郁。似乎深不可测；

而现在的她，似乎已恢复成自己，散着浓浓的忧伤。年轻的女孩呀，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悲伤，眼泪都冲不走的吗？

“刘易，你父亲怎么样了？”

“不太好，不过，已睡熟了。”

她又别过头，似在思索着什么，然后，仿佛下定决心似的，又转过头来望着刘易。

“刘易，你知道么……我从小到大一直是悲伤的。我生活在一个冷酷、冷漠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人关心我，体贴我，还要干一种残酷的我所厌恶的工作，不能脱身。”她用淡淡的语调平缓地说着。

“刘易，直到你出现，我才有了欢乐，才懂得什么叫幸福。所以，我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嗨……”刘易苦涩地笑了一下，“其实对于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不，我说这些，是要告诉你，我阻止你并不是因为我……因为你照顾父亲而抛下我，而是因为另外的原因……”

“嗯？”刘易奇怪地问，“什么？”

她咬了咬牙，望了望周围坐着的另外几个乘客，对刘易说：“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说。”

两个人一起走到过道。

“根本就没有什么格雷夫星，这艘船，就是我们的墓地。”

“什么？！”刘易大吃一惊。

“你看不出来吗？七十岁以上的人，失业者，囚犯，都是不能再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别人劳动成果的人。地球联合政府认为，他们已经没用了，他们的存在只是一种能源与资源的浪费。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他们。”

“于是他们费尽心机想出了这个办法，假装每年都要移民一些人去一个什么莫虚有的‘格雷夫’星，并用尽一切手段掩饰真象。其实呢，这艘飞船会在飞出太阳系后，抛下我们这个生活舱，再飞回地球。被抛下的生活舱将在十二小时内爆炸，在宇宙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小柳冷静的叙述着，仿佛在叙述一个故事。刘易则愤怒地斥责，“怎么能够这样呢！”

“这又怎么样？地球上的资源实在是不够用了，地球人口也实在太多了……”

“可是这样太不人道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刘易！”小柳扑在刘易的怀中，无声地哭泣着，“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刘易沉默了，任凭她宣泄着，然后抚摸着她的长发，说：“别哭了，小柳，我知道你不愿干这个工作……”

小柳哭得更厉害了。“刘易，我不知送多少人上了天堂，每一次我都增加一份罪恶的感觉。那么，我自己得到这个结局也是应该的，可是连累了你和你的父亲……”

刘易哀伤地笑了。他向窗外望去，远远的，太阳象一小块红色的炭，一点儿也不明亮。他对小柳说：“你看太阳那么凶猛炽热的东西，在这儿连一点威力也发挥不出了。”

小柳也向窗外望了望，然后回过头来对刘易说：“那边是海王星。我们就要飞出太阳系了。”

刘易抚着小柳的肩膀，感到她在微微地发抖。“你害怕死吗？”

“不，可是……”她没说下去。

“你说我们一定会死吗？”刘易又说。

她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询问似的看着刘易。刘易的眼睛也在坚定的望着她。

“我们还有时间。”刘易环视四周，舱里的几位没睡的老人，失业的中年人不知何时已围在他们身边。

“我知道这艘船上有一位失业的电脑软件师，一位退役的爆炸专家，还有一位宇宙局的工作人员……这些还不够吗？”

小柳抬起头，看到刘易自信的笑，她又看了看大家也都和蔼地对她笑着。

“这个阴谋已经不能维持多久了！”  
(完)

